

海上集

社會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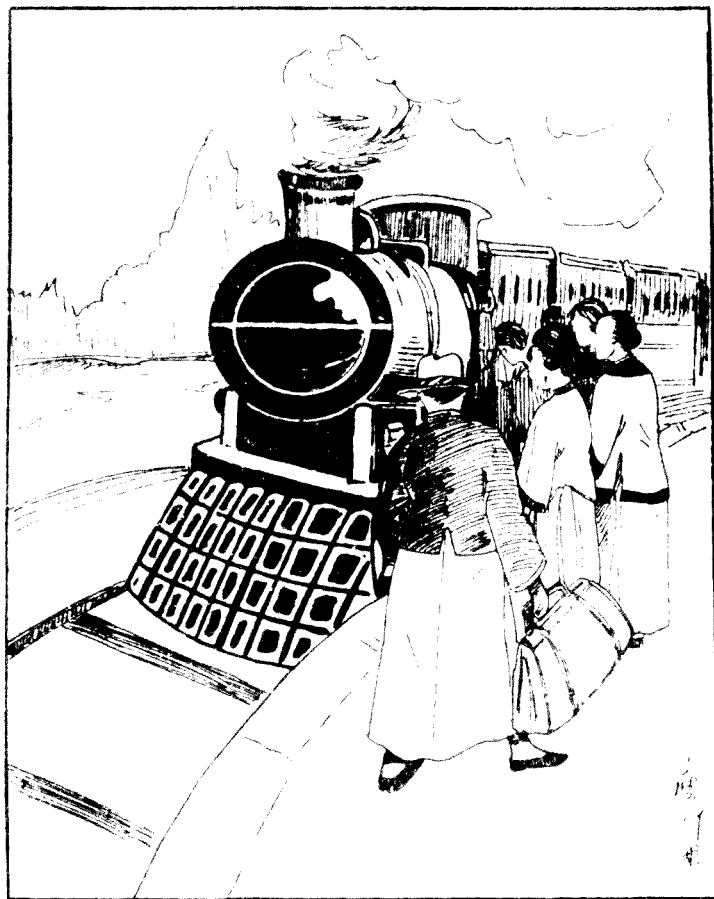
繪圖
海上銷金窟

上海新新書局發行



唐
 1921

你此刻
 既已
 嫁了
 他
 就是你
 不願意
 跟到北
 京去
 他也不
 答應
 你



車站上
的鋼板
噹噹的
連響數
下士
杰就和
眾人握
手道別
眾人
紛紛下
車



諸位
 幸
 勿
 誤

借本是
 五百塊
 錢還
 時却要
 六百塊
 按月
 還六十
 塊錢
 十個月
 還清
 你看好
 嗎



今天
承你的
情來看
我是
最湊巧
沒有了
我這
有傍的
事要託
你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二卷

第六回 千里就道攜妾偕行 兩室分居背夫遠遁

看官通都大邑。遍設女閭。原爲振興市面。起的來往的富商大賈。雖是徵歌選色。無乎不可。但祇能够逢場作戲。聊解客中寂寞。若認此間便是朝歡暮樂的安樂窩。那就憑你有百萬家資。恐怕愛河易竭。慾壑難填。日後就不得了。至於妓女對待遊客。偷能一個個用着真情。試想前身帶來有多少情根。請問種在那一個客人身上。纔好。卽此可見狎妓一事。千萬認不得真。但妓院中有兩種人。最是可怕。第一乃是鴇母。第二便是淫朋。這兩種人。天天與他們聚在一處。無不甜言密語。置腹推心。其實一百個人中間。不曉得可檢得出一兩個好人。遊客入此漩渦。就穀你萬劫不復。那王伯傑到了上海所

有給識的一班朋友。其中是否有一兩個真正心腹之交。且待慢慢再說。此刻却受了惡鴿的圈套。所以震武同士杰走進凌新寶房中。那伯傑同新寶的娘長脚老二正在那裏相爭不下。原來長脚老二乃是上海有名的點鴿。自幼是一個房間裏粗做娘姨出身。後來積了些錢。買了窮苦人家的一個女兒。替他鋪個房間。取個名字。裝飾起來。出局侍酒。居然花運亨通。上一節就被一個客人看上。出了二千塊錢。娶去長脚老二。得了這項款子。索性又買上三四個年紀輕的。在西安坊揀了一宅房子。自己開着一所院子。他年紀祇三十歲左右。妍識了。下流社會上頗有名望的一個人。這人恐怕看書的尙還記得。就是在張園輕歌妙舞社客串的吳步雷。此人本是徽籍。典商出身。起先長脚老二第一個買進來的牌子上的名字。却叫凌寶寶。吳步雷本是做凌寶寶的。在他身上。很用了好幾個錢。後來寶寶嫁掉。步雷落了。

個空長脚老二估量步雷手頭尙有些餘錢略略施些手段沒做了毛遂自
荐豈知步雷究竟是個典夥能有多少閒錢在寶寶身上澆裹的一半都已
在帳上掛宕自從與長脚老二妍識漸漸露出馬脚等到長脚老二曉得步
雷是光棍身子已輕懊悔不及幸虧步雷在上海混了一二年練成一樁傍
人及不來的本領無論牌九麻雀只要經他上場不到四五副牌那牌的要
緊張子都能一一認識得來又把手法練得十分純熟牌九內的壓骰子抽
心麻雀內的撈浮屍挖角等弊無一不精遇到那初出茅廬的子弟約齊幾
個同黨就把他勾到長脚老二的生意上酒醉色迷之後引他入局賭博不
是一萬就是幾千只要量定這個人拿得出來那裏還顧這個人輸掉後的
死活況且步雷生得身材魁梧又能串戲學得好一口的北京話遇見了人
裝足十分架子所以沒有見識的人遇見了他更覺容易受騙長脚老二自

從王伯傑做了凌新寶以後知道是個戶頭却無從與吳步雷接近誰知伯傑醉心在新寶身上這一日約定了許多朋友在新寶房間內預備吃一個雙檯長脚老二就從這個上頭生出一條巧計與吳步雷商議好了預早一兩個鐘點在新寶房中約了幾個同黨也擺起兩檯酒等到伯傑約了朋友到來那房間早被步雷占去當時伯傑就對長脚老二發話道我還是前天咨照你的叫你將大房間讓出你自己也說今天並沒別的客人請酒此刻怎樣被人將房間佔去汪松生陳漢卿也順着伯傑的口吻道這真是豈有此理快叫前房的客人讓開萬事全休否則你怎樣對得住人長脚老二把伯傑按住道王少這件事我自己也知道對不起你的但前房的這位客人姓吳乃是我從前嫁出去寶寶的老相好他一嚮在北京財政部裏做官從前在寶寶身上用起錢來不是八千就是一萬真是一戶天字第一號的好

客。昨。天。剛。到。上。海。就。派。一。個。當。差。的。叫。我。到。他。公。館。裏。去。問。我。生。意。可。好。我。自。然。說。近。來。各。項。開。銷。很。大。生。意。難。做。承。這。位。吳。大。人。的。情。允。許。我。今。天。到。這。裏。請。客。我。一。時。心。裏。快。活。即。便。答。應。了。他。却。把。你。今。日。也。在。這。裏。請。酒。的。事。忘。了。不。過。這。一。位。吳。大。人。他。是。明。照。應。我。此。刻。房。中。祇。擺。得。兩。檯。酒。算。是。六。檯。況。且。新。寶。做。了。一。年。生。意。積。了。兩。千。塊。錢。的。私。債。昨。天。晚。上。同。我。到。吳。大。人。公。館。裏。去。了。一。晚。他。給。了。新。寶。二。百。塊。錢。並。說。新。寶。生。得。很。好。合。得。上。他。的。眼。光。不。多。幾。天。就。到。年。底。可。以。替。新。寶。把。欠。的。私。債。一。箇。腦。兒。還。清。所。以。我。懇。懇。王。少。的。情。今。天。總。算。體。卹。了。我。讓。我。同。新。寶。多。賺。幾。千。塊。錢。你。要。這。一。個。大。房。間。倘。然。明。天。請。客。一。准。替。你。留。起。可。好。伯。傑。起。先。呆。呆。的。聽。長。脚。老。二。訴。說。倒。也。不。甚。在。意。及。聽。到。老。二。同。新。寶。昨。晚。在。吳。公。館。內。過。了。一。晚。又。說。給。了。新。寶。二。百。塊。錢。另。外。的。私。債。年。內。還。要。替。新。寶。還。清。不。覺。心。中。

就有些酸溜溜起來。汪松生陸漢卿却故意從門帘內望前房。一張松生說道。這一班人果然有些官場氣派。漢卿道。哏。到了堂子裏來。沒有什麼官場不官場了。況且姓吳的既做寶寶。已經嫁給人了。新寶是伯傑先認識。房間又是我們先定。如何容得他公然占去。可叫他快快讓我們。他說兩。檯酒擺作六檯。算我們也擺起六檯酒來。這算什麼。此時伯傑同來的朋友。內中喜歡鬧脾氣的甚多。陳雪岑的兄弟春良洋裝的那曼恩俱隨着胡鬧起來。松生同陳漢卿平日尙還文靜。今日却也變了樣兒。一定逼着要將房間讓出長脚。老二似乎慌了手脚。叫新寶和小老二按住衆人自己。按住伯傑對伯傑款款的道。讓我去與吳大人商量商量。伯傑大聲道。我只曉他姓吳。當着我們面前什麼大人。不大人の聽了。令人生氣。長脚老二忙改口道。是我不會說話。不過這姓吳的萬一不讓求你。今天終須原諒我些。請看。

新寶面上伯傑聽提起新寶二字心中更覺難過立逼着長脚老二出去自己同松生等都伏着身子在門帘外看他怎樣同姓吳的開口大家以爲姓吳的一定不會答應却見長脚老二走到主位上一個胖子的身畔大約就是姓吳的湊在他的耳上不知說了些甚麼那姓吳的滿臉和氣操着一口北邊聲音答道我們到上海來原是鬧玩意兒的這房間裏此刻既有客人擺酒我們儘可讓他就對着席上幾個人道這裏他們又有客人來了我們到那一家館子去再大家盡個興罷那一班朋友聽了竟沒有一個爭執都立起身穿了馬褂一闕而散那姓吳的走下扶梯的時候却正色對長脚老二道我不時來到上海也玩過十幾年了像今天這個樣兒却倒是第一次遇見你可放小心了長脚老二要想賠話都來不及哭喪着臉回到大房間內伯傑見前房客人已散十分滿意同着汪松生等一擁而進長脚老二

道。這。斷。命。堂。子。飯。真。不。是。人。吃。的。又。回。頭。問。伯。傑。道。王。少。六。檯。酒。要。一。齊。擺。麼。伯。傑。見。老。二。真。個。要。自。己。擺。六。檯。酒。心。中。很。不。願。意。却。又。擬。着。面。子。一。時。說。不。出。口。汪。松。生。道。他。們。既。然。六。檯。酒。今。被。我。們。趕。走。自。然。也。是。六。檯。並。可。照。他。們。的。樣。兒。祇。擺。兩。檯。上。來。給。你。六。檯。的。酒。錢。就。是。長。脚。老。二。剛。要。叫。房。間。中。的。做。手。快。將。檯。面。撤。去。重。行。換。擺。伯。傑。的。酒。却。闖。上。一。個。當。差。樣。兒。的。人。來。也。是。操。着。北。邊。口。音。對。着。老。二。說。道。大。人。分。付。我。上。來。咨。會。你。我。們。大。人。已。將。這。房。間。讓。了。六。檯。菜。的。菜。錢。簡。直。說。一。個。錢。都。不。會。賒。再。和。你。有。一。句。話。停。會。你。可。到。我。們。公。館。裏。來。一。次。兒。昨。天。晚。上。賞。給。你。們。姑。娘。的。二。百。塊。錢。你。好。好。的。帶。來。大。人。講。過。這。種。冤。錢。是。不。願。意。花。的。說。着。不。等。長。脚。老。二。回。答。竟。自。匆。匆。而。去。汪。松。生。第。一。個。開。言。道。阿。唷。這。位。吳。大。人。倒。很。是。精。明。利。害。陳。漢。卿。道。我。剛。纔。想。起。世。上。那。有。這。樣。的。好。人。把。占。好。的。房。間。情。願。

讓人原來吃的酒，要想不名一錢，真是笑話。長脚老二甚是垂頭喪氣，同新寶唧噥了一會。新寶用手一招，把王伯傑仍舊招到後房，一定夾着伯傑，要代還昨晚姓吳的二百塊錢。伯傑被松生漢卿二人一陣的鬧，兩檯酒無端變成六檯，心中已是老大懊悔。此刻新寶又要逼着姓吳的六檯酒錢，併要代還二百塊錢，不覺露出他沒有得到立嗣家產之前的本來面目，惡得很。撇開新寶的手，走進大房間內，指着長脚老二，喝道：「你可是安心敲我竹槓？房間本來是我先定，我化了六檯菜錢，纔得勉強讓回過來。怎麼姓吳的菜錢，劃在我的身上？他情願給新寶二百塊錢，那有重行討回之理？如今也要我出，不是存心拿我當冤桶麼？」長脚老二冷笑道：「王少，你犯不着對我這樣的氣憤。我們開妓院的，自然會的是錢。那一個客人有錢，就奉承得周到一些。這姓吳的，真是個好客人，被你趕掉，又要索還昨晚的二百塊錢。我們雖

吃的生意飯倒說不去還他從前新寶只有你一戶客人姓吳的新從北京到來想要再做一戶生生的你霸着不許爭了氣一定爭不得財新寶身上的私債自然只有你王少代還說他怎的伯傑聽了急得帶說帶跳却又分辨不出什麼道理祇對着汪松生等道我們也可趕緊上菜館去爲甚在這裏化這許多冤錢引得松生等都笑起來道伯傑你不用着急你與新寶相識許久當真送他二百塊錢也是你的情分其餘私債代他還也好不還也好往後的日子長哩伯傑道二百塊錢雖是小事却也要我願意若要逼我拿將出來這真是再要往下說時那樓下喊了一聲客人乃是士杰和震武到了見了這個形狀士杰問道可是檯面散了汪松生就將伯傑與姓吳的爭奪房間如今姓吳的不出菜錢並要伯傑代新寶還債之事說了一遍震武道這有什麼伯傑兄我並不是幫著他們房間既然讓你面子十足

的。了。我。們。出。來。應。酬。面。子。第。一。多。用。些。錢。說。他。則。甚。姓。吳。的。不。認。酒。賬。並。且。要。你。代。新。寶。還。債。這。是。很。好。的。事。你。想。一。個。客。人。無。端。肯。給。新。寶。二。百。塊。錢。這。不。是。要。分。你。和。新。寶。的。恩。愛。麼。伯。傑。兄。弟。知。道。你。是。本。地。的。一。個。富。商。落。得。多。花。些。錢。將。新。寶。據。爲。己。有。豈。不。是。件。很。滿。意。的。事。情。說。罷。哈。哈。大。笑。長。脚。老。二。道。羅。老。真。真。是。明。白。人。王。少。還。說。是。敲。他。的。竹。槓。呢。士。杰。道。閒。話。少。說。你。也。不。許。多。講。快。擺。檯。面。我。略。坐。一。下。還。要。料。理。傍。的。事。去。房。間。裏。人。聽。了。纔。將。檯。面。擺。上。震。武。又。幫。着。寫。好。各。人。的。局。票。發。下。然。後。賓。主。入。坐。凌。新。寶。換。好。出。局。衣。服。上。前。一。一。斟。酒。伯。傑。平。日。在。檯。面。上。終。是。歷。亂。縱。橫。的。開。酒。今。天。却。熬。着。心。痛。落。落。寡。歡。朋。友。見。王。人。家。不。甚。起。勁。也。就。鼓。不。起。興。直。至。酒。過。三。巡。叫。的。局。陸。續。到。來。合。席。方。始。有。些。生。趣。震。武。催。伯。傑。擺。莊。士。杰。道。讓。我。先。擺。擺。完。了。好。讓。我。先。走。當。時。言。定。每。人。四。杯。一。杯。一。拳。剛。要。伸。

拳對壘。那士杰的當差却站在房門口。張望陳春良。剛對房門口坐着一眼。瞥見對士杰道。你的當差站在外面。問他可有什麼事情。那當差一聽。即便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封郵信。雙手呈與士杰。說道。威海衛路太太見是一封快信。派人送到新太太那邊。由新太太飭人送了來的。士杰接來一看。見這信從湖北寄來。急忙扯去封口。信中却匯來了二萬塊錢。囑士杰即刻北上。到總統府會商要政。並有接到此信。務須立刻啓行。以後即駐節北京。等語。字樣士杰就將原信授與震武。道信中叫我即刻北上。却又並不寫明是甚要事。倒叫我猜度不來。震武看過。又傳給合檯面上人共看。說既要士杰兄趕緊北上。一定另有重要差使。震武道。這信來得緊急。恐怕一兩日就要預備動身。士杰躊躇了一會。道。明天一早先到銀行領二萬款子。家中祇好略行收拾一下。當晚便趁火車啓程。震武道。你可帶着家眷去麼。士杰道。我

想將如仙帶去。你道可好。震武點了點頭。却又湊在士杰耳上說了好一會話。士杰站起身來道。我此刻先要走了。與諸位明天來不及會面。祇能緩天。回到上海再圖暢叙。松生道。士杰兄既要榮行。我們必須設餞。送行合席的人。同說這是免不掉的。震武道。他此時性急忙慌。祇能讓他快去。我們明天揀定地方再去邀他。就是當時衆人送士杰至房門口。震武却送到扶梯傍邊轉了一念。低聲問道。你先回那一處公館。士杰道。我四川的賤內也。已到了上海。留在威海衛路。你還沒有知道。我想先到那一邊去。如仙那裏祇得明天去咨會他。了說着便匆匆下樓。震武回到席上。衆人問。明天晚上在那一家菜館替士杰送行。震武道。還是跑馬廳。利泰罷地方寬舒些。兒衆人都道很好。震武一時上了心事。先向衆人告別。走出了西安坊。坐上常包的馬車。叫馬夫直放到寶山路。一個人在車中暗地籌劃。不到一兩刻鐘。已到士

杰。和。如。仙。新。借。的。公。館。門。首。停。下。叩。門。進。內。見。如。仙。同。那。天。賠。他。過。來。的。金。鳳。一。同。在。杰。房。內。用。膳。如。仙。卽。站。起。身。來。道。羅。先。生。可。曾。用。過。晚。飯。士。杰。說。在。西。安。坊。有。應。酬。你。沒。有。去。麼。震。武。道。檯。面。還。沒。有。散。我。同。士。杰。先。走。他。回。威。海。衛。路。公。館。去。了。說。着。就。在。桌。傍。坐。下。對。金。鳳。道。你。可。是。今。天。來。的。金。鳳。笑。道。我。也。剛。來。湊。巧。這。裏。開。飯。坐。下。就。吃。如。仙。道。金。鳳。卽。刻。同。我。說。起。要。替。珊。先。生。想。個。法。子。軍。政。府。裏。放。他。出。來。過。年。震。武。道。透。真。是。件。難。事。就。將。士。杰。明。晚。要。動。身。北。上。的。事。說。了。一。遍。如。仙。聽。罷。呆。了。一。會。道。我。跟。了。他。一。共。還。不。到。二。十。天。此。刻。若。要。我。跟。到。北。京。舉。目。無。親。的。怎。樣。去。呢。震。武。道。想。要。回。答。礙。着。金。鳳。不。便。因。對。金。鳳。望。着。金。鳳。覺。察。立。起。身。來。道。我。先。上。樓。坐。坐。說。着。便。跑。了。開。去。震。武。始。道。你。此。刻。既。已。嫁。他。就。是。不。願。意。跟。到。北。京。他。也。不。答。應。你。剛。纔。已。與。士。杰。暗。暗。說。過。在。威。海。衛。路。的。公。館。裏。祇。說。一。個。人。都。不。

帶去。你却須於後天動身。他在南京等你一同趁津浦火車。如仙道我一個。人無依無靠。手頭又沒有積蓄。男人家的心思。最是拿不定的。北京也是個繁華所在。不要在窰子裏再娶上一個。那時叫我怎樣。羅先生你還沒有知道。此刻他連我已娶了三個。今天鬧得不得開交。遂將澣香同士杰前妻尋來之事。約略說了一遍。震武道。怪不得。士杰在西安坊同我分手的時候。說是四川的妻子也。已到了上海。如今我倒替你想了一個主意。士杰有錢在身。很是爽快的。明天他要到銀行領二萬塊錢。你何妨要他四五千用了。你的戶名存在銀行裏頭。這存摺你帶去也好。寄在上海也好。做個將來的後步。如仙道。我上海沒有親人。南平安生意上也不是我的嫡娘。士杰果真允許了我。就托羅先生代我存放。這存摺便存在羅先生處。將來我有用場。再托你支取可好。震武道。你既然這樣重托著我。我也不便推辭。況且存摺上。

用了你的戶名。傍人不能支用。好在。你比士杰。後一班火車動身。等他動身之後。將這款子。交我很好。如仙。到底是個女流。覺得震武。平日待自己。甚是親熱。便是向士杰。索取款子。又是震武的主意。遂滿口答應。下來。震武又道。生意上。那個阿寶。我見他。伏侍得你。甚好。不妨。向你的娘。說明帶他。同到北京。加他幾塊工錢。遇到什麼事情。兩個人有些商量。你道。可是如仙。道。阿寶。我很合得來。一定帶去。還有一個金鳳。和他相識。一場彼此也。甚投機。剛纔談起。珊卿的事。他說。士杰。要動身了。求你。須替他。想個法子。年內。將珊卿。放出。讓他。太太平平的。成雙過年。震武。道。珊卿。這事。就是士杰。留在上海。軍政府裏。的情。也是。講不下來。我前幾天。叫金鳳。去托。范雲飛。他爲什麼。不去托呢。如仙。道。金鳳。說。已經。去過兩次。第一次。答應他。寫信。第二次。說。珊卿。犯的案情。複雜。必須。慢慢。想法。所以。又找到。我這裏。來。震武。道。我再。指點他。一個。

人管教。一說就成。如仙道還有那個震武道。祇須求清和坊的華英。無論什麼事情。華英一出了口。雲飛一定答應。雲飛每說生平知己。祇有華英一個。有時有了心事。他到華英生意上去備幾斤酒。叫華英陪着狂飲。他自己算是個不羈名士。把華英當作無價美人。你道可是笑話。如仙點頭道。我見他們兩個果然要好。不過說時想叫金鳳下來把這些話去告訴他。震武道時候已不早了。你子細同他講罷。我們明天再見。言罷卽向如仙告別。如仙送至門外。震武坐上馬車。回到桑田別墅。見阿娥已在房中睡着。也就收拾安睡。次日一早起來。把現成的請客票寫了一疊。約定當晚七時在跑馬廳利泰爲士杰餞行。范雲飛和盛蘆仙兩個一併咨照在內。就命侍者發出。又在軟箱內拿了二百塊錢鈔票。並不驚動阿娥。坐馬車到大馬路彙羅公司。買了許多禮物。併如仙用的裝飾品。叫公司中人親送到寶山路丁公館。自

已。空。身。先。到。士。杰。這。一。邊。來。士。杰。忙。着。今。晚。動。身。威。海。衛。路。滌。香。一。邊。的。事。已。經。佈。置。就。緒。早。又。回。到。如。仙。這。邊。正。和。如。仙。約。定。明。日。在。南。京。那。一。家。旅。館。會。面。恰。好。震。武。進。來。招。呼。坐。下。彙。羅。公。司。便。送。到。許。多。物。件。震。武。照。單。點。明。對。着。二。人。笑。道。你。們。匆。匆。動。身。我。來。不。及。送。甚。禮。物。就。在。彙。羅。公。司。買。了。幾。樣。略。略。盡。個。心。意。士。杰。見。內。有。泊。來。品。的。一。項。大。禮。帽。一。條。駱。駝。絨。大。絨。毯。最。爲。合。意。這。兩。件。恐。怕。已。要。五。十。兩。銀。子。左。右。其。餘。送。與。如。仙。的。化。粧。品。也。甚。值。價。因。與。如。仙。同。聲。道。謝。并。說。東。西。送。得。太。太。震。武。道。上。海。一。班。朋。友。祇。有。我。和。汪。松。生。是。你。同。鄉。松。生。又。不。及。我。和。你。的。親。熱。我。雖。買。了。這。些。東。西。還。恨。不。能。色。色。替。你。們。想。周。到。好。在。到。了。北。京。倘。要。添。辦。什。麼。寫。信。來。儘。可。代。辦。士。杰。道。以。後。勞。你。的。事。正。多。着。哩。此。刻。還。有。一。事。托。你。就。是。這。裏。的。房。子。統。共。不。滿。一。月。本。要。遷。到。寶。昌。路。去。現。在。既。要。動。身。寶。昌。路。不。必。提。了。

但是辦了這許多器具傢伙帶往北京。不便我想這房子並不退租就請你進來居住。還有一部汽車你且用着。有人要買替我賣掉。此間雖不及桑田別墅。利便地方。尙還寬舒。開消也覺省些。你道可是。震武正要趨附士杰。那有不允之理。如仙却要收拾士杰的行李。走上樓去。震武低聲問道。你這一次帶如仙同行。還有兩位夫人可吵着也要一同去麼。士杰道。怎麼不是我費了許多唇舌。纔和他們說妥。把匯來的二萬款子。四川的同濟者。兩個每人派了三千。叫他們一同住在上海。住不慣。仍回四川。如仙我願意帶去。他倒與我爲難。後來也允許了四千塊錢。他還說到了北京。倘然我逛了窩子。一定他就要回南。你想利害。不利害呢。震武笑道。婦人家最是瞻前顧後。這也怪不得他。二人閒談一會。震武就和士杰如仙吃過了飯。又陪士杰出外購些物件。三冬天氣。那消片刻。已是薄暮。趕回到寶山路。將衣箱行李命當。

差的先送到火車站去。然後一同到利泰番菜館。此時餞行的人早已到齊。士杰一一致謝。衆人因士杰此次赴京一時恐不容易回到上海。所以特特延長時間。彼此叫了許多的局。鬧個盡興。等到十點鐘敲過。纔散大家送出。利泰門口。等士杰坐上汽車。始各拱手而別。祇有羅震武送到車站。那當差的已買好車票。見主人到來。上前迎接。併說胡家的太太、少爺和少奶奶們都買了月台票。等在火車上。送行士杰。點了點頭。和震武走入頭等臥車間。中那些人一個不見。原來臥車內地位太少。都擁在頭等客車之上。士杰震武兩人尋到客車裏頭。果見胡家母子。澣香三人與四川的妻子。併如仙及阿寶同來。剛纔坐入那許久不見的許頌三也趕了來。送行頌三和澣香的母親。自然叮囑士杰到了北京第一身子保重。都是些客氣話兒。澣香倒也落落的並無悽楚。形狀只苦了一個四川的受盡流難困苦。纔得趕到上海。

誰知會見了面。忽然又須遠別。不免涕泗交流。柔腸欲斷。帶哭帶訴。說個不
了。累得其餘送行的人。非但插不上口。且都陪着落淚。士杰天良發現。也覺
深。自引咎。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其時車站上的鋼板。噹噹的連響。數下。接着
汽。管。連。鳴。知。將。要。開。車。了。就。上。前。和。衆。人。握。手。道。別。衆。人。紛。紛。下。車。直。等。到
火。車。開。動。連。車。影。都。不。見。各。自。分。頭。回。去。震。武。同。如。仙。阿。寶。坐。上。汽。車。送
到。寶。山。路。後。纔。心。滿。意。足。的。回。到。桑。田。別。墅。一。個。人。橫。在。沙。發。上。想。着。年。來
的。事。十。分。順。手。明。天。祇。須。送。如。仙。動。身。平。空。到。手。他。四。千。塊。錢。還。有。許。多。器
皿。雜。物。併。一。部。汽。車。差。不。多。在。萬。金。以。上。心。中。甚。是。得。意。預。備。等。阿。娥。到。來
一。同。收。拾。安。睡。等。了。一。會。果。聞。有。人。進。房。震。武。道。是。阿。娥。及。至。抬。頭。一。看。却
是。猜。度。不。到。的。吳。步。雷。那。步。雷。的。歷。史。看。書。的。都。早。已。知。道。祇。有。羅。震。武。的
本。來。面。目。尙。未。提。及。半。字。如。今。書。中。也。須。要。揭。破。了。免。得。再。把。諸。君。瞞。着。了。

以後的惡果反覺不甚明白。原來羅震武在上海騙子中間真是第一個能手。不是說相貌生得不差，就是腹內才華也都出人頭地。吳步雷、汪松生、陳漢卿等那個不佩服他。平日間有了事情，暗中雖連絡一氣，面子上却做出不相識的一般。推人下井、落水之時，彼此雙方進行，倘然闖出什麼禍來，既不致一網打盡，又可以互相補救。所以震武同士杰等應酬將近一年，從不曾見過吳步雷的影子。此刻却因要作弄一個王伯傑，纔深夜來和震武商議。震武道：「你昨天費盡心力，可擠了伯傑多少洋錢？」步雷道：「那有多少幸虧松生和漢卿激了許多說話，纔拿出二百塊錢。還我想要敲他一二千塊。看來很覺不易上手。」震武笑道：「這又何難？明天你在逢春總會等我，由我去邀他同來。他要報你西安坊的讎，恨怕不用重注打你的莊，讓他起先得些甜頭，慢慢的就好收拾他了。像頌三和士杰怎樣的老練，都入了我們的路。伯

傑怕他怎的步雷道我也正是這樣意思二人又喁喁密議一番始散次日震武起身就將房間回掉自己的應用雜物有了士杰那輛汽車非常便利叫侍者搬上車去付清了膳宿費便遷到寶山路來如仙真個把四千款子親自交與震武震武遂送如仙阿寶上了午班火車回至東尚仁里老春申旅館去訪伯傑那賬房姚子鴻道王先生家中出了事情今天一早已趁輪船回去祇有出來追他的黃傲秋先生現在元號房內震武聽伯傑已回不願與傲秋相見徧徧傲秋已在房內聽見迎了出來震武祇得進內略坐問伯傑因何忽忽回去傲秋便細述伯傑家裏自伯傑到了上海以後他那如夫人在家中妻妾不和鬧着各自分居前天晚上竟捲了許多衣飾一去不歸所以伯傑趕着回去正是

落花有意隨人去
流水無情送客歸

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交 通 圖 書 館 發 行

名著小說一千種	六元二角	名著小說一	愛國英雄小史	五角
名著小說二 天涯異人傳	五角	名著小說三	情天綺語	五角
名著小說四 名閨奇媛集	六角	名著小說五	六十四奇案	四角
名著小說六 稗史秘笈	六角	名著小說七	清代名人軼事	六角
名著小說八 漫遊誌異	一元	名著小說九	外交思痛錄	六角
名著小說十 世界亡國稗史	四角	名著小說十一	塵寰奇觚	五角
名著小說十二 香豔大觀	五角			

社會
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七回

借債尋歡不嫌重利

罰鍰贖罪遽負深思

話說羅震武來到春申旅館，問知王伯傑已經歸去，正在和姚子鴻說話。那黃傲秋在元號房間內聽見是震武聲音，即便迎了出來。震武只得走入傲秋的房间，坐下。當即問道：「伯傑兄，這一次到上海，就閣得還沒有幾天。我們朋友面上並沒提起回去，怎麼匆匆的竟就走了？」傲秋撚着嘴上的八字鬚，歎了口氣，答道：「說也話長，並不是兄弟要埋怨伯傑，他一個人到上海遊玩家務事情，怎可擗在腦後不顧？難怪鬧了亂子出來。兄弟幼年得了一個優貢，在鄉間總算是個紳董，又和他是對門鄰居，只隔了中間相一條河。上二次到了上海，兄弟偶然資斧竭了，問他想通商一點，他總是一口回絕。從

來沒有商量餘地。你想他家中出了亂子，我還肯幫他的忙麼？自然祇好由着他去。震武原想探聽伯傑家况，併這回因何回去的事情，却見傲秋滿口腐氣說的話，完全搔不着自己癢處，立即剪住他道：「今天我還有傍的事在，身上不便久談，祇請你將伯傑匆匆回去的事告我。我知道傲秋仍舊咬文嚼字的道，請你少安毋躁，聽我立刻就講到本題。」伯傑平日對待我十分慳吝，如今他家中却出了一件事，恰恰平了我這一口氣，真是天道很近。震武見仍是沒有說到本題，又催着道：「伯傑家中究竟出了一件什麼事，請快告訴我。」傲秋道：「這件事宋珊卿他倒曉得。」源源本本老兄也該知道。一二他有位如夫人，就在鄉間娶的。上次跟了伯傑，上海也曾來過兩次。他沒有嫁，伯傑的時候與一個收棉花客人姓諸的妍識，恩愛非常，剛巧伯傑得了一份立嗣家產，化了幾百塊錢，送與那位如夫人的養母，即便娶了回來。誰知天道

好。還。上。次。到。了。上。海。偏。偏。恰。與。姓。諸。的。會。面。伯。傑。正。和。凌。新。寶。打。得。火。熱。他。這。位。如。夫。人。也。就。同。這。個。姓。諸。的。不。曉。得。住。在。那。一。家。旅。館。之。內。整。日。整。夜。的。不。歸。後。來。被。伯。傑。知。道。托。了。宋。珊。卿。將。他。找。轉。伯。傑。當。即。陪。他。回。去。未。免。重。重。的。責。備。一。番。誰。知。伯。傑。罵。着。他。先。哭。着。伯。傑。性。子。很。是。蠻。橫。想。要。打。他。幾。下。他。先。尋。死。覓。活。起。來。伯。傑。怕。恐。傳。揚。出。去。面。子。上。很。不。好。看。倒。反。含。忍。過。去。那。位。如。夫。人。見。伯。傑。使。不。出。威。愈。覺。無。是。生。非。鎮。日。在。家。中。胡。鬧。又。逼。着。要。另。外。居。住。不。願。同。伯。傑。那。位。大。夫。人。同。居。伯。傑。被。吵。不。過。祇。得。將。他。遷。了。出。來。方。得。略。略。安。靜。那。知。遷。居。不。滿。一。月。就。有。人。看。見。那。個。棉。花。客。人。也。已。尋。到。鄉。間。仍。舊。同。他。那。位。如。夫。人。勾。搭。傍。人。是。怨。伯。傑。得。了。立。嗣。產。業。不。把。衆。人。放。在。眼。內。還。有。那。個。肯。給。信。與。他。這。次。伯。傑。到。了。上。海。不。到。四。五。天。那。位。如。夫。人。就。捲。了。許。多。衣。飾。跟。着。姓。諸。的。走。掉。了。伯。傑。的。正。夫。人。以。爲。事。

不。干。已。又。拔。去。了。一。個。眼。中。釘。倒。也。很。是。願。意。所。以。並。不。追。緝。誰。知。大。前。天。晚。上。伯。傑。的。夫。人。因。親。戚。家。中。喜。事。必。須。前。去。要。尋。些。首。飾。出。來。插。戴。不。料。一。箇。腦。兒。俱。被。那。位。如。夫。人。捲。了。去。這。纔。着。起。急。來。請。我。到。他。家。中。央。着。我。快。到。上。海。找。伯。傑。趕。緊。回。去。以。便。設。法。緝。訪。震。武。道。伯。傑。的。正。夫。人。大。約。有。幾。千。塊。錢。首。飾。傲。秋。道。伯。傑。手。裏。並。沒。添。過。這。都。是。立。嗣。產。業。中。傳。下。來。的。聽。說。是。有。三。四。千。塊。洋。錢。震。武。道。他。既。跟。人。走。掉。應。該。托。人。在。上。海。尋。找。如。何。伯。傑。兄。反。趕。着。回。去。傲。秋。道。兄。弟。也。是。這。樣。說。的。伯。傑。却。先。要。開。了。失。單。報。縣。然。後。再。到。上。海。托。人。震。武。道。上。海。這。種。事。情。是。常。有。的。要。想。人。賊。並。獲。祇。恐。很。不。容。易。我。聽。人。說。伯。傑。有。近。十。萬。的。家。資。這。樣。很。失。體。面。的。事。傲。先。生。何。不。善。言。勸。他。總。算。同。那。位。如。夫。人。相。識。一。場。送。給。他。就。是。了。何。必。追。究。着。呢。傲。秋。道。老。兄。倒。說。得。這。樣。輕。鬆。伯。傑。平。日。用。一。個。錢。掂。斤。播。兩。此。刻。平。

白地失掉了五六千塊錢。又賠上個人如何含忍得下。震武道這樣看來。傲先生必然還有幾天擔擱。大約須伯傑到了上海找尋他。那位如夫人有了眉目。纔可以一同回去哩。傲秋道。兄弟倒並不是等伯傑到了纔好回去。這一次因自己身上也有些未完的事。想探聽一個人。此人老兄也曾與他會面過的。就是胡荷舟先生。在南市一家錢莊裏頭店號。却忘記了。不知老兄可還記得。震武道。乃是盈大兩字。傲先生打聽他。可是想同他莊上往來。傲秋訥訥然答不出口。停了一會。始道。老兄是一個爽快人。兄弟也不用瞞着。兄弟雖在鄉間當了一個鄉董。真是個窮鄉僻壤地方。上出了一件事。從沒有整百塊錢進過大門。加着家累又重。實是不敷開支。所以這次帶了二十畝田的田單出來。想在荷舟兄的莊上暫抵四五百塊洋錢。用震武道。傲先生帶出來的田單。這田坐落在府上邊。還是就在上海相近。傲秋道。自然都

在鄉下的兄弟如何有上海的田震武搖頭道這恐怕不興罷上海莊家必須本地產業還要有一個殷實保人纔可以抵押得來好在盈大莊就在南市傲先生去試他一試再說傲秋聽鄉下田單不能抵押想起上回壽官拿出來的田單也是在鄉間的曾向胡荷舟抵押過一萬塊錢因又問道上次趙鏡非抵的田單不也是鄉下的麼震武見傲秋上海社會上的情形不很熟悉當即敷衍着道鏡非的事我倒忘了或者因傲先生的情分故能抵押也未可知此刻兄弟有些小事便要去了不知凌新寶家小老二那邊老兄可曾去過倘有應酬可寫條子來招必定一呼便至說着辭別出外傲秋被震武提起了小老二不覺心上一動却恨自己身上沒錢不能前往就趕着在衣箱中把田單取出囑付茶房將房門鎖上一個人出了東尚仁里雇了一部車子直到南市盈大錢莊恰巧胡荷舟尚未出外接着讓傲秋坐下問

是幾時到上海的。傲秋道：「昨日剛到荷舟道，可是仍舊同伯傑兄住在一處。」傲秋道：「伯傑因家中有事，昨夜已經回去，遂把鄉間一切情節約略告知。想要提起把田單抵押，却有些不便開口。祇是坐着不動，荷舟猜不出是什麼意思，祇得也默然坐了片時，始又問道：『傲先生，今日光降，可另外有甚事情？』傲秋始囁囁嚅嚅答道：『兄弟因年關將近，有些開銷，一時不能周轉，這次帶了二十畝田單出來，想托老兄在寶莊上抵押四五百塊洋錢，一用緩幾個月，便還說着，就在懷中想把田單取出來。荷舟忙阻住道：『傲先生，田單不用取，我們上海的莊家，每屆年關，祇有趕着向各處收賬，沒有再行放賬之事。況且傲先生一定是鄉下田單，在上海更難抵押，還請傲先生原諒。我不能盡力，傲秋漲紅了一張橘皮臉，赳赳的道：『上次鏡非在寶莊上抵押的一萬塊錢，不也是鄉下田單麼？荷舟道：『這又是當別論的。上海錢莊上的

規例。倘然有了殷實保家。即使沒有東西抵押。也可空手往來。鏡非抵的款。子乃是伯傑做的保人。伯傑在敝莊上有幾萬塊錢存款。所以纔能答應得來。如果傲先生一定要同敝莊往來。好在先生和伯傑甚是知己。且等伯傑兄到了上海。兄弟一定做個居間代爲設法。就是傲秋見田單無效。又看荷舟斷沒有商量餘地。祇得快快告別。荷舟倒也送至門口。傲秋懶洋洋仍雇了一部黃包車。坐到十六舖橋。換電車到法大馬路。大白鳴鐘捕房門口。跳下一個人。胡思亂想的回到春申旅館。及至上燈以後。見那些出局妓女。從東尚仁里進出的。着實不少。不禁想到。凌新寶家小老二身上。吃過夜飯。旅館中再坐不住。竟踱到凌新寶院子裏去。新寶和娘長脚老二。見是王伯傑一帮的客人。又是小老二做的。自然招待得十分周到。小老二見年關已到。傲秋居然趕到上海。自然又有小老二的念頭。長脚老二問起伯傑的事。大

約一二日仍可返滬也就並不多問當晚小老二陪傲秋到春中旅館宿了一宵傲秋還想一晚一晚的連將下去誰知第二天的晚上小老二便向傲秋開口說有一二百塊錢的衣裳代料賬及向小姊妹處借的私債要做秋替他代還傲秋心上雖然很願但自己尙想向人借債沒有着落怎麼說得出來祇好含含糊糊的答應着他小老二見了這個形狀認做是不願意拿出錢來即便換了一副面孔推托有事仍舊回到生意上去傲秋見無法強留祇得歎了口氣冷清的在旅館中日夜盼着伯傑出來再作計較耐到六七天以後把帶出來的零用錢都用完了伯傑方纔到滬傲秋如同接到一個活財神也不暇問及他那位如夫人現在有無下落就迫着伯傑到盈大莊上和自己作保借錢伯傑焦急道我正在六神無主的時候你怎急着你的私事我的事却一些不替我想法傲秋聽了纔覺得自己過於性急

嚙住了氣不再多響。伯傑當晚也不出外。想到上回蓮花在這裏走掉，托了宋珊卿找回來。雖然他在中間將我的錢用去不少，尙能始終顧全面子。此刻仍要托他，怎奈押在軍政府裏沒有釋放。明日何妨去探望他一次，央他把上次托的茶會上朋友指點一個地方，便自己去尋訪他們。當下拿定主義。次日一早起，身正想買些點心吃了，卽去探望宋珊卿。却見盈大莊上的胡苟舟走了進來。伯傑訝道：「你如何知道我到了上海？一早起來可有什麼要事？」苟舟反怔了一怔，道：「我那裏知道？我已到上海，乃是你自己寫一封信叫我來的。」說着要將伯傑從郵局寄去的信在懷中取將出來。傲秋醒在牀上，見胡苟舟已來知道此事，瞞不過去，祇得腆然承認道：「苟舟兄對不起這封信，是兄弟寫的。苟舟一時却摸不着頭腦，伯傑倒猜到了傲秋的心事。」冷笑答道：「真是奇怪，要用錢那裏有這樣的急法？」此刻苟舟既已來了，你有

田單快快拿他出來看明了。好做交易。荷舟纔恍然大悟。傲秋摸摸索索的起身。下牀不及穿甚長衣。向着伯傑兜頭一揖。又回身向荷舟也作了個半揖。道：兄弟一時情急難分。所以斗膽發了一信。將荷舟兄特地邀來。現在總望二位格外見諒。倘能救濟我。這一下真是五中銘感。永遠不忘。大德伯傑同荷舟不防他不顧寒冷。長衣都沒有穿。便向自己作揖懇求。又見一臉淒然。欲淚的形狀。不禁一同將他拉住。荷舟生得忠厚些些。在衣架上取了一件羊皮袍子。授與傲秋。披上。回頭對伯傑道：傲先生既然如此。爲難伯傑。兄又是同鄉近鄰。不妨周急一下。敷衍過了年。關開春後。彼此就想法。伯傑道：我鄉下店中。今年也賺不到錢。加着開消一年。大似一年。真有說不出的難處。現在又出了這件事。實在一個人還自顧不周。你既然有意。周他的急。何不就替傲先生想個法子。好在傲先生既有田單作抵。你莊上諒能設法。

得來。荷舟沈吟了好一會。問伯傑道：「此事和當初趙鏡非一樣，你仍舊居一個保人如何？」伯傑道：「傲先生的數目甚小，何必一定要甚保人？況這田單乃是真的。我們鄉下現在的田價，每畝最少也值五六十塊洋錢。我雖不作保人，以後倘因這田上生有糾葛，儘管問我就是傲秋聽了。二人的口風早將二十畝的田單取來，擺在荷舟面前桌上。荷舟見推辭不脫，向傲秋道：「傲先生，我們莊上實在已經收賬時候，不能爲力的了。我有一家舍親有一二千塊錢，都由我的手中零星借給與人。我想傲先生的田單，只得暫向舍親那裏去抵上一抵。你道可好？」傲秋見荷舟已經允許，雖然不在莊上，祇要有錢到手，終是一樣。忙回答道：「抵押在令親那邊，兄弟愈覺放心。這件事總費荷舟先生的心，將來斷不誤事。」荷舟道：「不過說出這兩個字，對着伯傑望了一望，似乎有他在此不便深談的樣兒。伯傑已經覺察，即便走了出去，到賬房。」

內和姚子鴻閑談。荀舟方重對傲秋說道：傲先生不過我這舍親家裏，並無恆產，就靠着這一二千塊洋錢收些利息。過日所以傲先生要暫時抵用這利息，不知可能出得重些。傲秋急於要錢，顧不得利息輕重，急說：兄弟有二十畝田，單想抵五六百塊洋錢，每月須要利息若干。荀舟道：若是常期借款，即使有抵押品，舍親處也是不願意借。因爲一總一二千塊的錢，借了常期一來，周轉不靈。二來要人加重利息，也甚不便。上月底新借出五百塊錢，也是由我經手，乃分作十個月還的。借本是五百塊，還時却要六百。按月還六十塊錢，十個月還清完結。傲秋聽了，指着指尖一算，鬚鬚是二分錢。但按月拔還六十到五個月以後，已本利拔去一半，仍要月月照拔這利息，便算不來了。不覺有些爲難起來。荀舟見傲秋一時答應不出，知道嫌利息太大，因分解道：傲先生的意思，想必爲利息起見。但現值年冬歲底，人家拿着上海

市。面。上。值。錢。的。產。業。還。恐。沒。處。去。抵。傲。先。生。倘。能。向。傍。處。設。法。舍。親。這。一。邊。的。錢。儘。管。不。借。也。好。說。着。站。起。身。來。裝。出。要。走。的。樣。兒。傲。秋。因。山。窮。水。盡。纔。帶。着。田。單。出。來。現。既。有。了。借。戶。怎。肯。輕。輕。放。過。自。然。祇。能。熬。着。心。痛。受。他。一。受。當。時。卽。同。荷。舟。談。定。等。到。下。午。由。荷。舟。拿。到。五。百。塊。錢。一。面。交。款。一。面。交。田。單。立。據。荷。舟。去。後。傲。秋。走。入。賬。房。想。和。伯。傑。說。明。此。事。誰。知。他。因。爲。趕。着。緝。訪。蓮。花。的。消。息。早。已。走。了。出。去。原。來。伯。傑。見。荷。舟。替。傲。秋。抵。押。田。單。礙。着。自。己。在。房。他。們。有。不。便。說。話。之。處。落。得。卸。身。走。出。便。向。賬。房。姚。子。鴻。問。起。上。海。有。幾。個。有。名。的。包。探。子。鴻。一。一。說。知。伯。傑。一。個。都。不。相。識。那。裏。能。彀。前。去。訪。他。未。後。想。到。宋。珊。卿。身。上。他。年。內。能。彀。出。來。最。好。卽。使。一。時。不。能。釋。放。祇。要。他。指。點。茶。會。上。一。二。個。朋。友。這。件。事。也。就。容。易。着。手。了。心。中。想。着。知。道。金。鳳。現。在。住。在。金。如。玉。生。意。上。不。知。逕。去。尋。他。問。他。這。兩。日。可。曾。到。軍。政。府。去。

探望。珊卿定了主意。當卽僱車到南平安里去找如玉。此時已是停午時候。房間裏人都已起身。金鳳因上兩次探望珊卿。珊卿曾經說過自己這場官司中間作對的人太多。伯傑也會說過壞話。所以見了伯傑有些待理不理的不甚親熱。如玉却因往日常在檯面上看見不得不上前招呼。伯傑坐下來知道金鳳對着自己有些不甚愜意。祇得先安慰了一番。并裝出許多誠懇的樣兒。金鳳究屬女流。見伯傑如此相待。也就不像起先冷落伯傑。纔慢慢的問道。近日可曾到軍政府探望珊卿。金鳳道。這事再休提起。第一是珊卿的人緣不好。碰來碰去都是些冤家對頭。第二是我沒有張開眼睛。胡亂的嫁給了他。受盡人家奚落。但他在應酬的時候。却也有些體面。朋友怎麼現在出了事情。不要說沒有人幫同設法。就是上門求懇。也是推三。四沒一個肯代爲出場。真是俗語說得好。酒肉朋友千朝有。急難之時無一。

人這話再也不差的說着。露出一臉的幽怨來。伯傑被金鳳夾七夾八的訴說了一場倒覺一時無話。回客眼睜睜的對金鳳望着如玉坐在傍邊笑道。金鳳姐一肚子的氣。今天却完全出在王少身上。這些話叫王少如何懂呢。伯傑道。真是我的悔氣進了。這個房間只有他一個人嘮嘮叨叨說着。傍人的不是。似乎連我也夾在中間。金鳳道。伯傑先生不要動氣。我這幾天實是心境不好。說的話往往得罪人家。好在與珊卿是一村人。大約不會見怪。伯傑道。你的苦況大家知道。是難受的。有那一個怪你。不過我也算是一番好意。問問你珊先生幾時可以出來。你却講了一大篇心事。幸虧此刻氣已平了。請問倒底珊卿年內能穀出來。不能。金鳳道。出來是自然。要放出來的。恐怕須要等到年底。但是受人的氣。幾把我肚子都氣破了。伯傑道。這是什麼緣故。金鳳道。講出來甚是話長。此刻是吃飯時候了。諒你還不會用飯。可

要。叫。幾。樣。菜。就。在。這。裏。用。罷。伯。傑。轉。了。一。念。在。懷。中。掏。出。兩。塊。洋。錢。叫。房。間。裏。人。拿。去。叫。菜。如。玉。見。了。將。兩。塊。錢。仍。舊。還。他。含。笑。說。道。頓。把。便。飯。我。們。生。意。上。還。吃。得。起。請。你。不。必。客。氣。伯。傑。道。不。是。客。氣。我。有。事。同。金。鳳。姐。談。談。這。叫。菜。錢。天。然。該。是。我。的。金。鳳。見。伯。傑。一。定。要。付。也。就。隨。手。接。了。吩。咐。房。間。裏。人。咨。照。相。幫。到。四。川。館。去。叫。一。桌。和。菜。覺。得。清。爽。些。伯。傑。又。問。起。珊。卿。的。事。來。金。鳳。道。珊。卿。在。鄉。間。出。事。之。後。聽。說。當。晚。就。解。到。這。裏。軍。政。府。內。收。押。我。曉。得。這。件。事。須。到。上。海。托。人。講。情。所。以。第。二。日。也。就。趕。了。出。來。那。一。天。剛。巧。丁。大。少。在。這。裏。請。客。羅。老。也。在。席。上。就。指。點。我。一。個。人。叫。我。去。求。他。去。設。法。伯。傑。道。丁。士。杰。諒。必。也。同。黎。軍。政。長。認。識。如。何。還。要。去。另。托。他。人。金。鳳。道。丁。大。少。認。是。認。識。的。說。因。沒。有。什。麼。交。情。恐。怕。這。人。情。講。不。下。來。所。以。要。另。托。人。去。伯。傑。道。丁。大。少。指。點。的。是。那。一。個。呢。金。鳳。道。就。是。大。雄。旅。館。裏。姓。范。的。

伯傑道。可是雲飛金鳳道。正是據說這黎軍政長。還是范老太爺的門生。同范雲飛是師弟兄。伯傑道。你可會央他到軍政府去過。金鳳道。怎樣不央。羅老指點之後。我就跑到戈登路公館裏去找他。誰知他恰正病着。祇答應我先寫信去過了。十幾天他的病已好了。在一家檯面上遇見討他回音。他說珊卿犯的案情複雜。一時恐怕不能開釋。沒法可想。直到這一次。丁大少要到北京。我又急了。托這裏嫁與丁大少的先生如仙。央着丁大少另行想法。終要讓珊卿年內出來。舒舒齊齊過年。誰知丁大少沒有遇到。仍舊由羅老叫我去央告那姓范的。我說去過了。沒有效驗。羅老又告我一個法子。說祇要去求清和三的華英。若是華英答應姓范的。決無不肯盡力之事。姓范的果能盡力到軍政府進去一次。珊卿任憑怎樣。總能放得出來。我想和華英並不很熟也。祇在檯面上見過幾次。買買然去托他事情。自己不便出口。直

等到前天這日再也延遲不下。始到清和坊去了一次。二人正在滔滔的講。個不絕叫的和菜已經送到。金鳳幫同擺上杯筷。伯傑一定要如玉金鳳坐着同吃。如玉隨口謙遜一下。也就坐下。先叫粗做娘姨盛飯。金鳳却斟了一杯酒陪着。伯傑重向金鳳問道。見了華英之後。范雲飛可曾到軍政府去過。金鳳答道。前天我這裏也是吃過午飯。心內先想好了。見面時的說話纔趕到清和坊去的。奇巧不巧。姓范的在華英處正和華英一同吃飯。我到呆了一呆。伯傑道。定是范雲飛上晚過宿在彼。故此你剛巧遇見金鳳。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從前丁大少同羅老說過。他們雖是十分知己。竟然沒有牽纏過的。伯傑道。這是他們自己騙着自己罷了。華英生得甚是漂亮。待范雲飛終是軟綿綿的。雲飛並不是魯男子。柳下惠難道竟是一隻馱鵝。說得如玉金鳳都笑將起來。如玉吃了一碗飯。對伯傑說了聲慢用。放下筷站了起來。

金鳳笑道。我也不管他。獸鵝。乖鵝。但見了姓范的。倒又不便說話。華英看見了我也甚詫異。還是姓范的先開口問我。珊卿可曾出來。我纔湊着說道。今天就爲着珊卿的事。特來央懇范大少和這裏的先生華英含笑答道。你來央懇我有甚用處。還是請范大少去講一個情。那姓范的起先仍是推托。幸虧華英心輒說。再過不得幾天。已便是年底了。你這一個人情。不是講不下的。落得周全人家。趕早去一次兒。姓范的儘管喝着酒。不響華英就指點我跪下。我只得當場跪下。求他伯傑道。這一下雲飛。一定答應你了。金鳳道。我說過的一個人。有了些勢効。那一個不要裝腔作勢。姓范的見我跪下。回出來的說話。仍舊不痛不癢。祇言年內總好慢慢的設法。急是急不來的。末後還是華英萬看不過。爽爽快快對我說。一定就催大少到軍政府去說。包管兩三日內就可釋放出來。叫我回到這裏候信。我纔走了回來。那華英的做。

人真是再好沒有。昨日華英差了一個娘姨來告訴我。說范大少當日就被他先生催到軍政府去。已經說好。准定釋放。珊先生出來過年。叫我靜心候着。我得了這個信息。飯後就趕到軍政府。看了珊卿一次。使他暗地知道。現在尙還沒有出來。不曉得還要多少日子。耽擱哩。伯傑道。這一來。總算你安了心。了我到要問你一句。譬如我要去望珊卿。走到軍政府內。可以看得見他麼。金鳳道。進了軍政府。另外有看守所的。到了看守所。說明要看那個。他們會領到另外一間空房子內。會面。不過探望看守所內的人。有一定時候。的。上午九點鐘。到十一點。下午兩點鐘。到四點。過了這個時候。就不能夠了。伯傑聽罷。心下默忖。一會匆匆的吃了飯。就別了如玉。金鳳出門。心想。若然呆等珊卿出來。恐怕誤了自己正事。況且到了年底。終須回到鄉下過年。看那馬路上各店家的掛鐘。此時剛過兩點。正好趕去探望一次。遂叫了一部

車。子。一。直。到。軍。政。府。這。軍。政。府。的。衙。門。原。是。糧。台。衙。門。臨。時。改。建。規。模。十。分。宏。壯。門。上。排。列。着。幾。百。個。護。衛。軍。門。口。沿。馬。路。上。又。是。幾。十。個。騎。警。隊。更。覺。得。軍。警。森。嚴。真。有。路。人。側。目。的。樣。兒。伯。傑。好。容。易。賠。盡。小。心。纔。問。到。了。看。守。所。那。看。守。所。也。有。幾。個。護。軍。模。樣。的。人。問。明。來。看。宋。珊。卿。的。進。去。了。好。一。會。却。押。着。兩。個。人。出。來。一。個。正。是。珊。卿。一。個。是。連。案。關。係。的。陸。阿。鶴。因。珊。卿。的。左。脚。與。阿。鶴。的。右。脚。同。鏹。着。一。付。鏹。子。所。以。一。同。走。了。出。來。伯。傑。細。看。珊。卿。一。張。臉。反。發。胖。了。許。多。却。有。些。浮。腫。的。樣。兒。身。上。穿。一。件。雪。灰。縐。紗。皮。袍。雖。是。黑。紫。羔。的。面。子。上。已。烏。沉。沉。染。滿。了。許。多。泥。灰。油。漬。那。陸。阿。鶴。臉。上。也。和。珊。卿。一。樣。發。胖。身。上。却。祇。穿。着。黑。呢。短。襖。褲。一。身。黑。氣。連。臉。上。竟。也。一。色。黑。沉。沉。的。珊。卿。見。了。伯。傑。倒。毫。無。的。懷。恨。意。思。伯。傑。當。即。問。道。你。這。幾。時。身。子。很。好。可。是。同。老。鶴。天。天。在。一。間。房。內。阿。鶴。祇。點。了。點。頭。珊。卿。答。道。天。無。絕。人。

之路。在這送命地方。身體再不結實。不是早把命送掉了。今天承你的情。前來望我。真是再要湊巧。沒有傍的事。等我出來再講。昨兒上頭有信傳到。下邊命我要湊五百塊錢。預備贖罪出獄。不曉得那個嚼舌根的說我家裏有錢。不想受了將近半年的罪。不算臨了。還要罰我一大宗款子。老鶴同我一案進來的人。聽說也得一同開釋。如何一個錢都不罰他呢。提起那一個姓范的。真令人氣。他不過他總算和壽官與我是個朋友。怎麼起初袖手旁觀。直到目下纔來講情。無端又要罰我一罰。怕不是他在裏面搗鬼麼。金鳳身上那裏有這許多的錢。壽官又在鄉下。昨天我想了一晚。姓范的既然愛我。金鳳向他跪着央求。我想仍叫金鳳到清和坊去跪着求他。好在他只顧死要面子。就托你去咨照金鳳。趕緊再去苦苦的央懇着他。請他把這罰款暫時擔保一下。等我放了出來。立刻就湊齊了。繳將進去。伯傑道。這句話他答

應得下麼。珊卿道：范雲飛在錢財交接上，很願闊闊，祇要金鳳再去包管，答應得來。今天即使來不及了，明天一早須替我跑上。一次伯傑見珊卿催促的十分緊急，也就不便再談自己的事。好在他明後天一定就要釋放出來，再行商議不遲。當即別過珊卿，阿鶴出了軍政府，急急往北。又嫌在如玉生意上說話不便，就回到春申旅館，差茶房至南平安，將金鳳叫來，把珊卿的話完全說了一遍。金鳳聽見珊卿即日就能釋放，自然非常歡喜。又聞要去央求雲飛擔代這五百塊錢，乃是一件難事。伯傑却催着道：珊卿叫我交代你趕緊去的，須知除掉央告那姓范的，也沒有傍處去設法。五百塊錢，你也不用躊躇。此刻姓范的一定又在清和坊華英家裏快去。爲是我在這裏聽信金鳳，祇得快快去。伯傑就在旅畫中靜候消息。問起傲秋何在，茶房說是早上出去，至今沒有回來。伯傑遂安心專候。金鳳誰知直到上燈以後。

纔見他欣欣然從外面進來。伯傑忙迎着道：「怎麼樣了？」金鳳道：「好險好險，我到了清和坊華英說范少爺今天曾來言過說要同朋友到杭州西湖邊去過年。即刻便要動身。我着了慌，就趕到大雄旅館，幸虧尙還沒去。因把這番苦衷說了。又說他初時聽了不響，祇趕着料理他自己的行李，並和一個姓盛的朋友談天。說地不曉得講些什麼事情。我等得心都要急碎了。纔寫了一封信給我。叫我自己明天投到軍政府去。不過這五百塊錢，年內須囑珊卿定要繳進。我接了他這一封信，纔趕了回來。你看信裏頭不知怎樣寫着。說時將信遞給伯傑。伯傑見已經封口，不便拆動。信面上寫着呈黎軍政長。勛啓。下寫雲飛啓事。伯傑道：「有了這一封信，我也不留你吃晚飯了。你今晚須早一些安睡。明天一早就去。我再候你的信罷。」當時便讓金鳳回去。伯傑因自己擔着心事，也不出外。到了次日午刻，果然珊卿同金鳳兩人走了進。

來。伯傑等。珊卿。開好房門。定了。定神。纔將蓮花的事。重托。珊卿。珊卿道。我遭了這場訟累。先須趕着回去。一次你的事。我儘管盡力去辦。但是不能限我日子。要用錢的時。候再來問你。算取當日碌亂的忙了一天。到了次日。一早。竟同金鳳。重回鶴樹村。而去。那范雲飛擔保的五百塊錢。置之腦後。正是。

青眼莫言知己少。黑心祇爲負恩多。

要知珊卿與金鳳回到鶴樹村後。又有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八回

度殘歲驚心逢羅刹

結新歡放膽入歡場

話說宋珊卿在軍政府釋放出來蓬頭垢面投宿別家旅館未免有關體面只得耐着氣仍到春申旅館過了一宵祇和王伯傑談妥緝訪蓮花的事因懷恨姚子鴻曾說過自己壞話也就不去和他兜搭至於范雲飛替他擔保的五百塊錢他竟完全不放在心到了次日一早和金鳳兩個趁着輪船班頭仍回鶴樹村而去等到輪船抵埠已在黃昏時候這次回來較上次大不相同除掉金鳳一個鋪蓋以外並無他物兩個人直到自己門首叩門進內那上次回來所僱的一個娘姨帮着將廂房及房間內略行收拾又到廚下燒好夜飯搬將出來珊卿問知阿雄已睡見庭心對面劉和貴家的燈火也

已熄去。兩人胡亂吃了一些夜飯。一同安睡。次日劉和貴母子一同來慰問了幾句。金鳳感着前番珊卿被捕。一個人趕到上海。幸虧和貴甚是周到。送上輪船。又見和貴待人做事。色色和氣。近人故對着他十分親近。珊卿那裏放在心上。起身後摸了一塊洋錢往外就走。金鳳想着上回的故事攔住問道。你一早就要到那裏去。不要又鬧出什麼事來。珊卿瞪着眼答道。我吃了這一場大虧。冤有頭。債有主。難道就罷了不成。金鳳道。吃虧已是吃到底了。人家有的是錢。憑你有甚本領。祇恐也攪不過人家。你算了罷。珊卿道。我有我的道理。你可放心說着往外便走。垂着頭過了橋。直到趙鏡非家內。見門房虛虛掩着。推門一看。房內一個人都沒有。珊卿因退了出來。走進裏面廳上。纔見平日宋運佳坐的一間賬房內有一個人。據着賬檯在那裏弄賬。看他面孔甚熟。却記不出是甚名字。誰知此人倒認識珊卿。不覺怔了一怔。原

來這人也。是壽官的鄉親。子丹沒有死時，常到帳房走動。見珊卿和壽官長在一起。那有不認識他之理。珊卿却平日只顧趨奉壽官。一個那裏把傍人擺在眼裏。自從子丹去世以後。珊卿又在上海受罪。此時壽官身傍只有宋運佳一人。壽官得了四五十萬遺產。本想就到上海。祇因喪中未滿百日。又在秋天收田租的時候。祇得暫得耐着性子。同運佳兩個。每天把嗎啡針代替烟癮。打足精神。出外宿娼聚賭。無所不爲。鶴樹村一帶。雖有幾個浪蕩子弟。用起錢來。那裏及得壽官撒潑。所以凡是賭窩娼家。沒一家不把壽官當做天字第一號的主顧。但是運佳做了壽官貼身的人。那帳房內未免無人照料。所以將這親戚叫了進來。幫同在帳房中管理帳目。這人有三十多年紀。姓祝。名叫竹均。外貌生得天然。是個鄉下人樣兒。胸中却甚有城府。當時見了珊卿。料定在上海軍政府已經釋放出來。纔趕來尋找壽官。急忙招呼。

他進內坐下問是可要和壽官說話。珊卿道：「正是找他。現在每天要什麼時候纔得起身？」又問老兄尊姓。竹均道：「兄弟祝竹均。他們起身早哩。總在飯後一兩點鐘。」珊卿道：「運娘舅此刻仍是每夜住在這裏。還是回到家內？」竹均笑道：「那裏還有空閒回到家去。每天限着壽官出外嫖賭逍遙。都來不及。昨夜兩人回來。天光將要亮了。此刻睡在後面。三先生同他們交情狠深。儘可請進去喚醒他們。」珊卿道：「此刻時候尙早。可讓他們再睡一下。却見竹均一面說話。手內在那裏對着租簿結帳。知道現在帳房的事情想必都歸此人管。理。」遂又問道：「祝先生帳房裏來了幾個月了？」竹均道：「乃是子丹老先生葬事時來的。總算兼了一些遠親在這裏騙口飯吃。若說一切事務兄弟也管不甚來。」珊卿道：「不必客氣。今年鄉間的年成可好？」租戶可曾收齊？」竹均道：「今年總算是八成。年成租也將近齊了。」珊卿道：「可有二萬塊洋錢租錢？」竹均道：「差

不多。這個數目。珊卿見時候。尙早。東也。問問西也。問問剛正。兩人將要相對。辭窮。那飯司務大林。恰從外面走了進來。臂彎上套了一隻菜籃。裝滿魚肉。菜蔬。見了珊卿。也是一怔。急忙問道。三先生幾時回來的。珊卿站起身來。道。昨晚回來。說着見大林。要到廚房裏去的。樣兒。珊卿本是此間進出慣的。現在子丹死了。更覺毫無顧忌。就跟着他。直到廚房。壽官家內的僕婦。子丹在日十分節儉。除了大林之外。連傭婦都沒有。一個自從子丹死了。壽官還依着子丹在日的成例。那子丹的女兒。因自己操作多所不便。遂雇添一個傭婦。此時傭婦想必在房中伺候。子丹的女兒。故廚房中靜悄悄的。只有大林和珊卿兩個。大林就讓珊卿坐下。問他在上海如何。會出獄。珊卿約略說了一遍。大林道。上回我一見了你。就咨照你避他們。一避誰知。已經不及。以致你受了一場大苦。珊卿道。他們存心要作弄我。避也避不開的。不過遲早幾

日我傍的也不怨他們不過把我牽涉在盜案裏說我搶過這裏府上的錢洋這種手段未免下得太狠教人死了也不能瞑目不是我上海地方有些交情怕不真要斷送在牢監裏麼此刻這位二老先生不曉得每天可常到這一邊來大林道自從老先生落葬之後壽官恨他得了這裏幾千塊錢不去睬他故此現在又生疎了珊卿道我如遇見了他倒要問問他說我勾通海盜可是親眼得見搶這裏的銀錢可有什麼確實憑據大林道事情已經過了何必再去同他辯別況且你又何嘗拿到他告你的憑證呢珊卿道話雖如此無奈終有些氣他不過好在往後日子甚長不見得我姓宋的到底吃他這一個虧沒有翻本大林道你要等壽官起身恐怕他不及依着我何不到他房間裏去叫他起來連娘舅也住在一間房內豈不很好珊卿見大林說話近情真個回了出來走進壽官臥室只見這室中較前大不相同

四壁悉已上了油漆房中器具煥然一新陳設品燦然五色那裏還有一些居喪的樣兒衣架上掛着件皮袍子雖是灰色竹布布面裏面竟是金銀欺的珊卿看了一會把壽官的帳子在帳鉤上掛起高聲叫了幾聲壽官迷迷糊糊的張開眼睛見是珊卿想着他押在上海已有三四個月都是爲着自己此刻不知怎樣出來心上未免有些慚愧瞪着眼開不出口珊卿道壽少爺真好福氣你到一天一天在這裏安逸享福睡得狠穩把人家的死活忍心置諸腦後此刻我總算從死裏逃生的逃生回來不知這本賬你怎樣算法壽官聽珊卿責備着他越覺無話可答默然了好一會纔掙出一句道這都是雲峯二老太爺幹得好事連我都瞞在鼓裏叫我沒有法子好想珊卿道很好既然你知道這件事是二老太爺幹的可便將二老太爺請來我們證明一下他誣告我的種種罪惡須得大家剖個明白其時宋連佳也宿在壽

官大牀橫頭的小榻上。當珊卿訴說壽官的當兒，早已把他驚醒。聽到珊卿一定要找雲峯，纔把帳子一掀，對着他道：「三先生的說話天然不差，不過此刻已是風平浪靜，何必再去翻這舊卷？你爲壽官吃了這虧，壽官不是不知道，以後你有什麼爲難之處，自然盡力幫忙。你們聽我這幾句話說得可。是壽官急忙點頭不迭，珊卿却昂着頭並不作話。運佳又道：「三先生今天來得真是再巧，沒有壽官正預備着要到上海過年，那上海西門餘慶里已來了好幾封信，你們仍舊同到上海，且圖快樂一陣可好？」珊卿道：「並不是我見怪壽官，但我押在裏面，天天受罪，他也應該替我想法子。或者到上海來望我一次，那裏有一些不顧的道理。今天不是說句大話，幸虧我在上海有些手面，不然告得我這種重大最輕，也要關三年四年。雲二太爺不要拿到了這裏幾千塊錢感恩圖報，拿着我來悔氣。但看他五十幾歲的人一個兒。」

子沒有還不要修修來世珊珊一個人只顧嘮嘮叨叨的抱怨那壽官同運佳兩人的睡魔早已趕掉運佳先自披衣下床滿面眼淚鼻涕露出鴉片烟鬼癮發的形狀趕着把嗎啡針在嗎啡化成水的瓶內浸透取出來將針頭刺臂間皮內一連共刺了四五針又把雞鳴爐上燉的滾茶連喝了兩杯說也奇怪過了片刻竟像是換了一個人頓覺精神抖擻起來那壽官見運佳已過足了癮把左臂膊在被內伸出珊珊見這條臂瘦得祇剩皮骨嗎啡針的針疤竟把滿手臂結滿不禁詫道你嗎啡針是節後打起的怎麼打得這樣利害你說了這個你字急又縮住了口不講下去原來珊珊想說你到了上海身上打了這許多針疤如何可見小金黛玉轉念一想壽官在上海自從娶了黛玉被黛玉管得十分嚴緊幾乎把他約束到正路上去連自己都不能再在壽官身上騙取錢財還須設法離間他們此次壽官重到上海見

得黛玉的面見不得黛玉的面管他做甚所以說了一個你字重行縮了回去。壽官見珊珊吞吞吐吐叫他。有話儘說。珊珊因飾辭道。你說就要到上海去。到了上海恐怕打嗎啡針。有些不便。運佳正俯着身體和壽官打針聽了。笑道。三先生真是惶恐。此刻鴉片烟和嗎啡雖說禁得利害。其實那一件上海買他不到。且看這裏問還私自售賣。怎說上海反不便起來。珊珊道。我無非是說說罷了。不過這嗎啡比鴉片烟毒得利害。你們身體也須保養些。纔是說着見壽官的針癮。竟也要打到四五針之多。與運佳不相上下。暗想壽官有了如許產業。把身體糟得如此模樣。暗暗甚是嘆息。等到二人把針癮打足。那大林走了進來。問壽官道。今天可要早些開飯。壽官道。開飯也好。大林就去打進洗臉水來。又把牙粉牙刷嗽口水。一齊擺在桌上。珊珊道。壽少爺。你還須添一個當差的纔好。大林一個人如何伏同得轉。壽官道。大林

有。個。姪。子。說。要。來。伺。候。我。我。想。叫。他。進。來。試。試。再。說。大。林。應。道。他。想。進。來。好。幾。日。了。因。你。沒。有。出。口。所。以。不。敢。叫。他。現。在。既。蒙。答。應。停。會。我。就。關。照。他。去。說。着。等。壽。官。運。佳。梳。洗。已。畢。卽。往。廚。中。開。飯。壽。官。同。珊。卿。等。到。對。面。廂。房。內。坐。了。連。賬。房。祝。竹。均。剛。是。四。人。一。桌。依。壽。官。的。意。思。次。日。一。早。就。想。趁。輪。趕。到。上。海。珊。卿。却。因。剛。從。上。海。回。來。此。刻。匆。匆。重。又。趕。到。上。海。在。自。己。一。無。所。事。原。無。不。可。不。過。對。於。金。鳳。面。上。有。些。說。不。過。去。因。向。壽。官。央。告。要。在。家。中。停。頓。三。天。再。行。動。身。壽。官。祇。得。應。允。吃。過。了。飯。彼。此。講。了。些。傍。的。事。情。壽。官。運。佳。又。要。趕。着。打。嗎。啡。針。珊。卿。辭。別。回。家。見。和。貴。同。金。鳳。兩。人。坐。在。廂。房。裏。頭。閒。談。和。貴。看。見。珊。卿。急。忙。站。起。身。來。珊。卿。道。你。儘。管。坐。着。卽。將。過。了。後。日。仍。要。同。壽。官。到。上。海。去。的。話。告。訴。金。鳳。金。鳳。道。已。經。將。近。要。年。底。了。不。在。家。中。太。太。平。平。的。過。幾。天。又。要。趕。到。上。海。做。甚。珊。卿。道。我。住。在。家。中。也。沒。有。什。

麼正事情。壽官要我同到上海。豈是同他白去。所以一定要走。金鳳却因珊卿押在軍政府的時候。央告雲飛進去講情。何等千難萬難。既經一同回到鄉下。自然想成雙作對的過年。今見雲飛說後天又要動身。那得不竭力阻止和貴也帮着勸道。三先生即使要到上海。且等過年再去。新嫂嫂這裏鄉下的習慣。恐怕完全不能懂得。你常常的出門。賸他一個人冷清清在家裏守着。難道你一些不牽掛。麼珊卿道。和貴倒會說笑。這叫做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他既嫁我。常年代我看家。是他分內之事。至於夫妻廝守一處寸步不離。不要說他沒有這樣福氣。我自己也敷不上哩。金鳳見珊卿講出這種不情的話來。想要回駁幾句。却見和貴笑容可掬。儘對自己看着。頓時兜上一重心事。臉色一紅。眼皮對着和貴一擡。就不願意再和珊卿分辯。珊卿只道金鳳被自己幾句話說得服服帖帖。心中十分得意。遂決意於三日後動身。

這數日總算盡了些夫婦名分轉瞬三日已過真個同了壽官運佳併壽官
新用進來大林的姪子阿升三個人趁輪重至上海壽官帶了阿升自然到
西門外斜橋餘慶生和金黛玉借的公館中去却預約珊卿運佳仍舊住
在春中旅館珊卿本不願意後想王伯傑托辦潘蓮花的事情尙未着手住
在一處或有支動銀錢的時候很是便利當時就與運佳同往前住的元號
房間已爲黃傲秋王伯傑佔去只得在住樓上佈置就緒下樓同到元號房
內見傲秋正吃着旅館中備的飯菜叫了一壺酒在那裏獨自悶飲抬頭見
珊卿運佳兩人進來卽忙讓坐說可是鏡非也出來了又對着道卿問道你
一共連回鄉去祇有四天怎麼又跑了出來珊卿道這叫做跟着大爺尋飯
吃沒有法想隨問伯傑那裏去了怎的你一人在此傲秋道他這兩天真賭
昏了每晚須要天亮纔得回家睡覺一到下午三四點鐘就有朋友來約他

出。去。珊。卿。道。同。的。是。那。一。班。朋。友。呢。傲。秋。道。有。幾。個。你。也。認。識。就。是。羅。震。武。陳。漢。卿。等。聽。他。說。輸。去。有。一。萬。多。塊。錢。了。珊。卿。聽。罷。早。已。知。道。其。中。的。玄。妙。不。再。多。問。宋。運。佳。問。道。傲。先。生。可。曾。也。去。賭。過。傲。秋。道。我。那。裏。有。許。多。閒。錢。況。且。我。賭。錢。不。是。精。明。的。怎。能。够。去。珊。卿。道。錢。雖。不。賭。西。安。坊。小。老。二。那。裏。想。是。常。去。誰。知。傲。秋。自。從。借。到。了。五。百。塊。錢。送。了。一。百。塊。與。小。老。二。那。小。老。二。看。洋。錢。分。上。勉。強。敷。衍。着。頭。髮。已。白。的。傲。秋。過。了。兩。夜。仍。舊。與。那。年。紀。輕。的。過。夜。去。了。傲。秋。落。了。個。人。財。兩。空。珊。卿。此。刻。問。他。一。時。回。答。不。出。話。來。鼓。着。嘴。並。不。開。口。停。了。一。會。向。珊。卿。問。道。上。海。的。私。門。頭。你。可。曾。去。過。昨。夜。茶。房。阿。四。對。我。說。起。內。中。很。有。幾。個。比。長。三。上。先。生。相。貌。生。得。更。好。我。們。可。要。到。這。個。所。在。去。一。次。兒。我。想。既。然。常。到。上。海。這。些。地。方。也。不。可。不。去。見。識。見。識。珊。卿。笑。道。傲。先。生。所。說。的。私。門。頭。恐。怕。不。是。真。個。私。門。頭。罷。傲。秋。道。怎。的。

不是阿四。還說有人到了那裏。只要出兩角洋錢。就好去叫一個人預備。化一錢洋錢。可以叫五六個人來。儘揀哩。珊卿道。如何這不叫私門頭。上海人都叫做台基。又叫他鹹肉莊。分明講這些人都沒有好貨的意思。至於真正是私門頭。他家中或有丈夫。恐怕傳揚出去。出醜沒有熟人帶領。休想走得進門。傲先生要到台基鹹肉莊上去走動。我很有幾處相熟。隨便幾時領你去揀幾個也好。傲秋道。你們還沒吃晚飯。可去添幾樣菜吃了飯。我們同去。叫幾個來試試。珊卿尙沒答應。運佳已聽得津津有味。深恐珊卿不去也。慫恿道。真個我們吃過了飯。大家去消遣。消遣很好。珊卿知道壽官今晚不會再跑出來。悶坐在旅館裏。也沒傍的事情。遂卽一口應允。當叫茶房。河四又去添了幾樣菜。來三個人一同吃畢。運佳回到樓上。拿了幾塊洋錢帶在身邊。下樓跟着珊卿。傲秋走出馬路。珊卿在前轉了一個灣。朝南過帶鈎橋到。

法租界馬路三個人也不僱車子順着脚步一直往西約走到八仙橋左近見有一條長街珊卿第一個往街內直鑽傲秋運佳在後祇得緊緊相隨見這條乃是總街橫街有四五條之多街內黑魘魘並無電燈每一條的中間祇蠶着一盞自來火燈罩上一層紗罩碧油的顏色照在靜悄悄的長街之內覺得有些森森鬼氣傲秋同運佳從來沒有到過這樣地方雖不致於毛髮森然却有些膽寒起來同聲問珊卿道這裏有四五條長街如何沒有行人往來珊卿道我在旅館內說過的這裏十成中有四五成是私門頭和臺基還有一半俱是小戶人家和法租界上的野雞一般那野雞此刻正在馬路上兜攬客人所以街內更覺清靜傲秋道你認識的那一個人在那一條街內珊卿道在四街街底西首的一家三個人談談說說剛由總街轉入四街尙未走到街底忽聽呀的一聲有一個石庫門內開出門來彷彿是個

婦女手內拿着一把茶吊。珊卿尙沒有看出這婦女的相貌。那婦人却上前將珊卿胸襟一把拉住道：「狠是奇怪，你們三位如何到這地方來？這是我請都請不到的。可先到我借的屋子內略坐一下，遂把右手內提的銅茶吊子向階沿石上一放，認定了珊卿運佳的衣袖，各人一把很命往內就拖。珊卿起先想不到有人扯他，受了老大一個驚嚇。及至仔細定神一看，纔看出這婦人的面貌，頓時十分詫異道：「你不是珠妹妹麼？如何住在這個所在？那珠妹妹並不答話，見傲秋一個人站在那裏異常踟躕，他也不顧三七二十一，雙手放鬆，珊卿運佳兩個上前將傲秋用死力扯住，一齊扯進門來，順手將門碰的關上。對傲秋道：「黃老爺我們相識一場，你好意思見了我，還要假癡假呆。此刻我蹙了脚了，從前的事一概休提。現在不到幾天，就是年底，我欠了一身的債，你須牽我一手，纔好口中這樣說話。早將珊卿等三個人擁

進一個房間坐下。珊卿見這房內都是些宵式器具，且已大半破舊，遂問他道：「這屋子可是你的？如何瘦得這個樣子？」方纔扯我衣襟，害我吃了一嚇。幾乎認不出你珠妹妹。聽了，含着兩眶眼淚，嘆道：「說也話長。我一響好好的，和黃老爺住在鄉下，千不該，萬不該，爲了潘蓮花的事情，我也夾在中間，就是黃老爺和西安坊小老二要好，終是我要好在前，何苦和小老二吃醋？好像有邪鬼附在我的身上，故和黃老爺在春申旅館大吵了一場。後來悔氣星就進了我的命宮。九月重陽的上一日，我鬧北借的小房子，隔壁鄰舍起火，將我燒得乾乾淨淨。所以那個時候，急忙趕到鄉下，將黃老爺許我的款子討着，一半回來，要好的幾個姊妹就勸我化去二百塊錢，買了一個討人，讓他每晚出去兜兜客人。珊卿道：「這人可還生得乾淨？」珠妹妹道：「總是自己運氣不好，買來的時節，倒還討人歡喜。不料做不滿兩個月，生意身上發了。」

一身濕氣吃不住。甚客人往往一個月留不滿十夜。你想我這個門口如何支持得下說時見傲秋在旁一言不發。妹妹就坐近傲秋的身畔笑道。黃老爺從前的事請你可一切丟開此地。一上一下房屋完全是我借下來的。這一間就是我的臥房。雖然器用舊些。却甚清清爽爽。祇有我一個人。你既然到了上海。仍舊可以常來走走。樓上就是買來的。做了房間名字叫珍珠。花大約停一會就要回來。你偷然看得中意。我送結你也好。傲秋見妹妹身體已經瘦了許多。對着他着實有些憎厭。誰料妹妹祇當不知。索性用雙腿跨到傲秋身上。傲秋想要將身站起。却被他用力壓住。休想站動。妹妹見傲秋很不願意。又用雙手按住他的肩上。湊至耳朵邊輕輕的道。我不信你有這樣的氣性。難道我從前一點好處都沒有在你身上。值得和我動甚真氣。說着回轉身子。坐在傲秋懷內。將傲秋的雙手合攏在自己胸前。弄

得傲秋此時坐又不是站又不是想到從前旅館裏嘔氣的事真是令人難受。此刻坐在身上那髮邊的香油及臉上的香粉沁入鼻觀又覺醉魄蕩心倒真有些爲難起來。那運佳從沒有見過這等形狀竟有些心癢難熬對着珠妹妹道你買的那個討人究竟幾時回來。珠妹妹道倘然外面兜到客人一定就要回的。即使兜不到也要回來一次再去你們且請坐一刻兒。我和黃老爺有好一片說話要說。珊珊想做秋在鄉下總算有些學問的人。上次珠妹妹到鄉間索討賭款內的頭錢。大林和我說起傲秋還想當做土娼。辦他怎麼此刻色迷迷的竟像又要重聯舊好。珠妹妹的魔力真是不小。却因坐了一會很覺有些口渴。因說你不要祇顧和黃老爺鬼混。我們還是第一次來如何。茶都沒有一杯。珠妹妹道我本來拿着銅弔子出外冲開水去。祇因遇見你們就此退了回來。此刻我若出去沒有人陪伴你們怎說得去。好

在他們將快要回來了。索性等一刻罷。不移時果聞門鈴響動。珠妹妹向外一指道。來了來了。便忙着出去開門。珊卿和傲秋運佳急欲看進來的是何等樣人都從窗外望將出去。却黑魃魃的看不清楚。祇見一共是兩個人走進房來。不特珊卿吃了一驚。連傲秋運佳兩個也覺非常詫異。前邊一個不必說。就是珠妹妹買的討人珍珠花後邊一個。竟是萬萬想不到上次在張園內被珊卿替壽官出主意用硝鎚水灼傷的月娥。珊卿真是賊人心虛不覺也會恐慌起來。默坐在一傍。開不出口。還是傲秋搭訕着道。你不是月娥麼。我聽你娘說在上海幫傭如何也住在這裏。那月娥却不理會他。祇對着珊卿道。三先生我聽說你爲了壽少爺的事也吃了一場大虧。此刻想是依然沒有事了我。我却前番吃了許多痛苦。害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鄉下尋到壽少爺家裏去說要等三先生一同會面纔懇給我幾百塊錢。你看我

這。個。模。樣。還。等。得。及。挨。下。去。過。日。子。麼。說。着。將。覆。在。額。上。的。前。劉。海。髮。從。兩。鬢。脚。邊。一。撩。看。他。當。時。被。確。鎚。水。果。然。灼。傷。得。十。分。利。害。此。刻。雖。已。生。了。新。肉。那。灼。傷。處。彷彿。結。了。一。個。手。掌。大。的。刀。疤。樣。兒。不。能。够。再。生。新。髮。故。勉。強。從。半。頭。頂。挑。下。許。多。留。海。髮。來。覆。着。前。額。已。是。十。分。難。看。加。着。當。時。確。鎚。水。從。頭。上。倒。下。流。到。鼻。上。那。傷。痕。直。結。到。鼻。準。爲。止。又。長。又。闊。真。變。了。破。頭。狗。一。般。再。要。難。看。沒。有。珊。卿。想。月。娥。從。前。還。有。幾。分。丰。韻。不。料。破。相。以。後。竟。醜。陋。到。這。等。形。狀。恐。怕。到。馬。路。上。幫。同。珍。珠。花。拉。客。那。些。客。人。見。了。定。要。迴。避。又。想。着。當。時。不。應。替。壽。官。想。出。這。樣。毒。計。下。了。這。樣。毒。手。真。使。他。日。後。有。些。難。以。做。人。心。下。正。在。懊。悔。却。聽。那。月。娥。續。言。道。這。件。事。我。也。不。盡。怪。三。先。生。不。過。我。在。鄉。下。幾。個。熟。客。常。來。打。幾。場。牌。一。個。月。多。少。終。有。一。二。百。塊。洋。錢。到。手。自。從。臉。上。破。了。這。相。不。要。說。是。客。人。連。鬼。也。都。不。會。上。門。九。月。底。珠。妹。

妹到鄉下來尋黃老爺承他的情來同我說叫我還是設法到上海來能彀攪幾個錢那裏曉得珍珠花生意不好自己又一戶客人沒有在這裏開銷又大你想我和珠妹妹兩個這門口如何支持得下此刻從前的事一概丟開只算是我命裏註定決不向你三先生多一句話不過此刻要求你在壽少爺面前必須幫幫我忙求他多送我幾百塊錢讓我日後也好勉強過活珊先生果然幫這忙也算積些陰騭你道可是珊卿尙未回答傲秋和運佳聽了同聲的道這是三先生應該幫你忙的好在壽官已經出來我們也幫你說幾句好話便了珊卿道這件事也怪不得我壽少爺的脾氣你們也道知的此刻傍的事不必談他等我見了壽官管叫他平你這一口氣就是又說你們共三個人何不僱用一個娘姨珠妹妹道老娘姨是有一個的昨夜忽然生病此刻還睡在樓上後房內哩說着站起身來想拿茶吊子出外去

冲開水。珊瑚同傲秋運佳站起來道。我們還到末一家去稍坐。一回月娥的事。包在我們身上。這幾天內。定有好消息給你。珠妹妹攔住道。末一家是元宵波開的台基。你們可是瞧對了人。預約定的。傲秋道。不是我們是去見識見識。珠妹妹道。你們要見識一下這裏。不是一樣。讓我冲了開水來。言罷。拾着茶吊往外便走。這裏三個人坐着。沒事纔將珍珠花細看。見他是一個五短身材。年紀大約還沒有十六歲。一張小圓扁蒲面。一雙小圓眼。那眼眶四周的青暈。深入肌裏。臉上敷着的粉。不知是否敷得太重。也帶着有些青色。身上穿一件青灰緞羊皮襖。已經黯然無色。臉上却祇顧露着笑容。和運佳兜搭其時。珊瑚對着月娥。又問了些每月房錢及零用。開消不一時。珠妹妹泡。水。回。來。烹。了。一。壺。茶。倒。出。三。碗。叫。珍。珠。花。一。一。的。送。到。各。人。面。前。珠。妹。妹。因。和。運。佳。沒。有。見。過。問。了。姓。名。就。要。珍。珠。花。與。他。做。媒。珍。珠。花。聽。了。早。坐。入。

運佳懷內一手勾着頸項做出許多醜態。運佳常在鄉間眼界是極小的。今見珍珠花如此相待，真是出於意外，倒也十分樂意。珊卿却對着珠妹妹道：你剛纔說也可以去叫些人來，可是入了小宵波同行麼？珠妹妹微笑點了點頭。珊卿道：怪道你們也住到這個所在來，原來攬着這好生意兒。此刻你就去和我叫一兩個人來，却要揀相貌生得好一些的就，在懷中掏出一塊錢來，授與珠妹妹。珠妹妹想要還給珊卿，珊卿道：這裏的規矩，我知道的，你也不用客氣。珠妹妹只得收了，向珊卿等道：這樣你們多坐一會，我馬上就來一個人。匆匆忙忙的走了出去，不到一刻鐘時候，帶了三個女子進來。一般的十六七歲，進得房中都揀着空出的杌子上坐下。下一言不發。珊卿見三個人雖然一個個油頭粉面，却都是下駟人材，連身材都不能入目。因向珠妹妹搖一搖頭，那三人早已會意，都越越的掃興而去。珊卿對珠妹妹道：

虧你惶恐。這樣的寶貨，也會把他們叫來。珠妹妹道：「這幾個都在這本衙內的。你說他們生得醜陋，還有幾戶客人，真個當他們寶貨一般。此刻另有一個將快也要來了。管教你們見了滿意。就是月娥道：「這倒說不定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緣分，俗語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再要往下說時，聽得門聲響處，走進一個人來。這人比那先來的三個果是不同。身穿蜜色雲霞緞皮襖，夾褲生就一張鵝蛋臉兒，秋波點露，素口凝脂，步入房中，身上帶着氤氳香氣，一陣陣送入人的鼻內，却將身坐在床前。一張杌上凝神靜氣，裝出很有身分的樣兒，祇把一雙桃花眼睛將珊卿等三個人看了，又看珊卿見了果甚滿意。遂與他用話兜搭。珠妹妹同月娥兩個就慫恿珊卿今晚一同宿在這裏樓上。珊卿起先尙還推托，後來被這女子甜言蜜語說了一番，便應允了。又恐傲秋運佳，要笑話自己竟授意與珠妹妹和珍珠花，硬將他們兩

個一併留在這裏。宿傲秋想着前番情事，有些不願和珠妹妹重圓舊夢。運佳却因兩臂兩腿都有嗎啡針疤，於色工上不甚方便，所以都不肯住。然而羊落虎口，那有幸免的理？又加着珊卿在中間調派，這一晚自然團成三對，只剩了一個月娥當夜會否尋到客人書中也無庸提及。次日將近午刻，三個人纔回到春申旅館講起昨晚的事，都相視而笑。到了下午，珊卿同運佳正在守候壽官出來，最好設法騙取他的銀錢，却見茶房阿四送上一封信來，乃新新戒煙醫院內來的。珊卿等拆開一看，却是壽官所發信，中說到了上海，回至西門家內，因黛玉和他的娘兒自己臉上十分消瘦，晚間臨睡的時候，又被他們見了兩臂的嗎啡針疤，以致大鬧一場。此刻被逼入這醫院內戒烟，且黛玉時來監束，諸位如來看我，十分不便。好在黛玉從前死去的父親，尙未落葬，擇定小除夕由黛玉和他的娘到蘇料理葬事。屆時大家

定。好。暢。遊。云。云。珊。卿。等。見。了。都。咋。舌。說。小。金。黛。玉。的。利。害。然。又。無。法。使。壽。官。出。外。祇。得。在。旅。館。中。苦。守。沒。有。事。兒。的。時。候。仍。舊。三。個。人。到。珠。妹。妹。那。裏。暫。尋。快。樂。光。陰。迅。速。早。把。十。幾。天。的。殘。年。度。去。這。一。天。是。大。除。夕。了。珊。卿。正。和。傲。秋。運。佳。猜。度。壽。官。如。何。還。沒。有。出。來。却。見。他。滿。身。華。服。搖。擺。而。至。隨。身。還。跟。着。兩。個。人。一。個。是。大。林。的。姪。子。阿。升。一。個。是。馬。車。夫。阿。土。一。進。門。也。不。寒。暄。開。口。卽。道。我。昨。日。遇。見。三。馬。路。的。若。耶。花。已。經。答。應。他。今。晚。半。夜。以。後。同。坐。馬。車。兜。喜。神。方。回。來。時。就。到。他。院。子。裏。吃。開。檯。酒。我。們。可。先。同。去。坐。一。刻。兒。正。是。

重。撻。問。柳。尋。花。毒。

那。免。傾。家。蕩。產。憂。

欲。知。壽。官。此。次。到。了。上。海。後。事。如。何。須。看。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九回 給新歡大兜喜神方 銷宿怨設立洋貨號

話說壽官同珊卿運佳。帶着隨身服侍大林的姪子阿升。一同到了上海。與珊卿運佳約定。叫他們仍舊寓在春申旅館。以便隨時約同出外遊玩。自己帶了阿升。登岸後僱一部野雞馬車。把行李雜物。一併擺在車上。直達西門外斜橋餘慶里街口。停下。壽官下車叩門。其時那黛玉和他的娘。正在晚膳。聽見是壽官的聲音。一齊放下飯碗。出來開門。瞧見壽官臉色。覺得十分憔悴。忙着手動問壽官。推說新近病愈。又說是多吸了幾口鴉片煙的緣故。卽命娘姨出外把馬車上的行李東西。和阿升搬了進來。暫行安置。一邊壽官見飯菜尙能適口。也就並不添菜。吃了一餐晚飯。令阿升在廂房後面住宿。黛玉

玉的娘同着壽官黛玉一同上樓陪到黛玉房中問了問鄉間近況並壽官祖老太爺故世時候的情事因他們夫妻兩個終算是久別重逢自然另有一番情愫叮囑早睡將身退出房去壽官雖然在沒有上岸的時候已由運佳替他把嗎啡針打足無如吃了晚飯之後一定要重行打過但嗎啡針在運佳身傍只得將懷中一包嗎啡原料拿將出來用滾茶吞下一半飾詞說是醫生給的平胃氣痛藥粉黛玉見是雪白的藥末也遂深信不疑誰知到了上床安睡的時節再也隱瞞不住了看書的諒也知道那壽官兩臂兩大腿上已經打滿了無數嗎啡針疤雖想推說發了疥瘡那裏有單在兩臂兩腿上的道理禁不得黛玉再三盤問壽官只得實說出來這一下直把個黛玉又恨又痛嚙住了氣開不出口因黛玉性情高傲自嫁壽官以後以爲終身有托今見壽官臂上腿上未會結痂疤的針瘢時有膿血流出非但令人

腌。臢。異。常。且。想。到。壽。官。的。身。子。本。來。不。甚。結。實。今。躑。躅。到。如。此。地。步。自。己。的。下。半。世。豈。不。要。靠。了。個。空。所。以。恨。到。十。分。並。且。痛。到。十。分。不。禁。嗚。嗚。的。飲。泣。不。置。壽。官。自。己。也。知。道。不。應。如。此。連。連。認。罪。並。願。發。憤。到。醫。院。戒。烟。黛。玉。明。知。舍。此。之。外。並。無。良。法。就。決。定。於。次。日。起。身。問。明。那。一。家。醫。院。最。是。平。穩。立。刻。送。進。院。內。戒。除。壽。官。到。了。這。個。時。候。祇。得。應。允。真。個。第。二。天。的。早。上。黛。玉。就。和。他。娘。說。明。找。了。一。個。新。新。醫。院。送。他。進。去。院。中。有。好。幾。間。戒。煙。室。專。備。這。些。有。鴉。片。烟。癮。和。有。嗎。啡。毒。的。客。人。進。來。居。住。戒。掉。的。人。很。是。不。少。黛。玉。母。女。自。從。這。一。日。起。每。天。在。院。中。陪。着。因。恐。壽。官。紛。心。外。務。並。且。知。道。仍。和。珊。卿。一。同。出。來。愈。覺。不。可。不。防。誰。知。事。有。湊。巧。這。一。日。黛。玉。外。間。有。事。統。日。沒。有。到。院。過。了。午。後。正。是。院。中。察。診。的。時。候。壽。官。一。個。人。走。到。臨。馬。路。洋。臺。上。看。那。來。往。的。車。輛。解。悶。見。有。許。多。是。路。過。的。也。有。到。醫。院。中。來。就。診。的。更。

見一部馬車遠遠如飛而來。那馬車式樣簇新，坐在車內的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及至走到近身，見這人十分面熟，却夢想不到。也是到醫院來的壽官見了，急便踱到下面，心想看他一個明白。這進來的到底是誰？豈知走到樓下，這人已入察診室去了。祇好在外面一間屋內等着。直至此人走將出來，纔認識是從前叫過堂差住在三馬路上的若耶花。那若耶花見了壽官十分詫異，問他來此做甚。壽官將戒烟之事告知，還問他因何到此。若耶花答稱也。因新近吸上了烟，覺得不便，故此間日到院領取藥水戒除。壽官是有錢的好客人，從前開公司受騙及娶小金黛玉，若耶花一一知道。今日見了，豈肯當面錯過？便跟着壽官要到他的病房坐坐。壽官連日正被黛玉監束得十分寂寞，今見若耶花送上門來，自然十分樂意。若耶花當時就用足十分二分勾引手段，將壽官籠絡上手。壽官那裏計及日後利害，竟入了他的套。

兒若耶花探知黛玉每天要到醫院一次自己也便將戒烟爲由在壽官的左首一間房內住下只要黛玉一去便過來和壽官有說有笑度這病院中日子不要說黛玉防備不到就是壽官和若耶花也是彼此出於意外偏偏黛玉從前去世的父親尙在蘇州義墓地上沒有安葬黛玉的娘自從得了黛玉一千幾百錢身價除還了零星債務之外尙餘幾百塊錢托人在蘇州買了幾分地皮揀新正月初的初三與他落葬黛玉將這件事告訴壽官說年底須要回轉蘇州最少一禮拜後纔得再到上海叮囑壽官在醫院靜養務必將嗎啡毒戒盡方可出院好在家中老娘姨是極誠實的又有一個阿升足可照料門戶壽官得了這個消息正如犯了十年監禁的罪己近滿足將要回復自由的一般非常滿意遂暗暗通信與若耶花若耶花遇到這個機會正好籠絡壽官那心中的快活比壽官更要加上幾倍約定等黛玉動身

之後。要在自己院子裏點守歲燭。還要開果盤。吃開檯酒。壽官一一應允。在醫院混了幾日。到小除夕的那天。果然黛玉同他的娘赴蘇臨行時。再三叮囑。並訂定新正月初六七返滬。壽官見黛玉離了上海。趕忙走到若耶花房裏。那若耶花也不及再談。傍的雜事逼着他。同到三馬路院子裏去。又憎嫌壽官穿着素服。沒有豪華的態度。就叫了一個成衣匠來替他做了一件青種羊的銀灰緞馬褂。一件寶監緞的白狐袍子。自己也添了一件青種羊女襖。交代成衣匠無論百忙。儘大年晚上趕好。拿到生意上來。從此不容壽官再行出外。因妓院裏每到節邊。客人大半銷聲匿跡。何況年關已近。更是沒人進去。所以壽官在若耶花處。俾晝作夜的。很是得意。到了年三十的傍晚。二人纔雙雙起身。那成衣匠做就的三件衣服。早已送到連皮。一共五百塊錢。俱由若耶花代付。雖然若耶花並非老妓。因他砍斧頭的手段。甚是利害。所

以手中很有私蓄。又探知壽官這次到滬帶來二萬塊錢。左右拿到西門黛玉家裏。祇有三四千塊。其餘一萬塊錢。要還大盈莊贖取五百畝田單。再有五六千塊。預備在上海爽快快的用他。一下一併放在一隻大號衣箱裏。頭重託珊卿存在春申旅館。若耶花既知道這個底細。落得做個順風人情。替他做一身簇新衣服。自己也落了一件。又想到院子裏的姊妹。一過年夜。大半都坐着汽車馬車出去。兜圈子。俗名叫做兜喜神方。將這意思向壽官說了。叫他預備車輛。又想到兜了喜神方回來。開果盤。吃開檯酒。不是一個。人獨樂的事。須得壽官到春申旅館約會。宋珊卿黃傲秋一班朋友。同來纔得分外熱鬧。自己面上有光。併可讓壽官到旅館取錢。不要說墊去的衣服。上五百塊。一定便還。併可以到手。過年的一切費用。因催着壽官換了新衣。快回旅館。壽官就叫若耶花院內的相幫。到六馬路將阿土的馬車配來。却

因自從進了醫院沒有到過家裏心中畢竟放心不下叫阿土把馬車放到西門特地回家一次果然黛玉母女俱於上日趁午車赴蘇家中祇有一個娘姨一個阿升照料門戶那阿升見主人來了因自從到了上海絕沒有出去遊玩過一次要跟着他一同往外看看上海過年的熱鬧壽官知道大除夕這一晚大家都是通宵不寐雖然家中祇剩一個娘姨諒還沒有妨礙遂卽點頭應允讓阿升也坐上馬車這纔繞到春申旅館壽官見了珊卿傲秋等諸人連座都沒有坐定就催着立刻同到若耶花家院裏頭去珊卿訝道你常日住在醫院如何忽然又跑進妓院起來壽官將醫院中遇見若耶花並黛玉赴蘇之事約略說了一遍到底傲秋尙是讀書本分之人對壽官道這事並不是我帮着黛玉你既然把他娶了不應該再和若耶花兜搭日後黛玉曉得豈不要把他氣個半死珊卿艷然道做了個大少爺那一個不要

在外面應酬。黛玉並不曾把他娶做正室。吃醋也輪不到他。何況上海那些有身家的家中。有了三妻四妾。還要整日整晚在妓院鬧着。不想回去。何必責備着他。壽官微笑道。傲先生所說的話也不差的。過了幾天。等到黛玉回來。若耶花那裏。我就不去也。好說時。想着身畔沒有錢鈔。就同珊卿上樓。到自己借的房間內。將放洋錢的箱子開了。要想取洋。珊卿道。大盈莊上押款。我已代你付掉五百畝的田單。在箱子內。請你自己檢點一下。壽官道。你幾時替我將田單贖回來的。珊卿道。少爺。你可知道這裏。乃是旅館帶了這許多現錢。都是我一個人的干係。萬一遇到三長四短。那時你不要怪着我。麼。所以到了上海。沒有幾天。就去替你取了回來。壽官聽罷。祇將田單略略瞧了一瞧。那裏有心想細看。隨手約略取了一二千塊錢的鈔票。向着懷中一塞。仍將鑰匙交與珊卿收好。一全下樓。賞了幾塊錢。給阿升叫他仍坐着阿。

土馬車回到公館裏看守門戶。日後家中沒有事的時候不妨一個人出來遊玩。又叫阿土把阿升送到公館之後將馬車放到三馬路來。這和珊卿邀了傲秋連佳一共四個人步出旅館問起王伯傑如何不見珊卿。回說他前兩天聽說輸去了整萬塊錢。天天要想翻本出外尋賭。這兩天又被凌新寶纏住不出來了。我們到了三馬路後到西安坊去請他說着早已走至馬路見各家店鋪開着路上來往的人比平日更是擁擠。壽官等僱了四部街車直到若耶花妓院下車步入院中祇見客堂內的桌上已圍了一條紅緞子繡花桌幃中間供着紙馬桌上歷亂的擺着鑼鼓響器桌口縛着兩枝一丈長的連根青蘆用紅紙糊着交叉作十字形。傲秋和連佳見了解不出什麼緣故一同踏進若耶花房間見房內也收拾得異常精緻。紅木椅子背上都是簇新的全紅繡金椅披。茶几上供着幾盆梅花若耶花裝束得珠光寶氣。

到房門口含笑相迎。珊卿是向來認識的。傲秋在壽官娶黛玉的一晚，雖曾見過，未曾講過。說話遂問了傲秋及運佳兩個的姓名。殷勤招待壽官一面。托珊卿寫請客票去請王伯傑一面。嫌房間內煨着芸香，烟霧騰騰的，睜不開眼。令若耶花叫小大姐將腳鑪拿掉。若耶花對壽官道：「吃開檯酒，須得我們兜了喜神方回來。你這樣性急，一到便去請客。」壽官道：「你請我吃年夜飯，我多請一個朋友，豈不熱鬧些兒？」若耶花道：「西安坊沒有年夜飯，麼即使你去請他，恐他也決不會來。」珊卿聽了，始攔着筆不寫。一時廚房中已送上飯來，共是四盆八盃，乃開妓院的。本家請先生吃的各房間，都是一律。若是住家妓院，却沒有這種特例。若耶花便叫房間中的娘姨調開桌椅，請珊卿等大家入座。若耶花親自斟過了酒，也在打橫相，倍運佳和壽官不會吃酒。先叫盛飯娘姨，便盛上飯來。見飯內煮有荸薺、茨菇、傲秋和運佳暗暗納罕。

可憐。運佳在鄉下被盜的時候。兩個門牙。當時早被盜魁擊落。這荸薺。莢菇。都又煮得半生不熟。那有口福去消受他。勉強吃完了。一碗飯。就和壽官走到亭子間內來。將門掩上。趕着便要打嗎啡針。壽官帶有醫院內藥水。想叫房間裏拿開水來沖服。運佳道。你真是騃子麼。放着現成的針。不打吸。甚苦水。壽官這次戒針。原非出於本意。覺得藥水與嗎啡針比較。自然是針的功。效較大。就伸出瘦不盈握的臂膊來。一連打了數針。恰好若耶花走進房來。被壽官捉住。也替他打了一針。若耶花起初不願。等到打過之後。覺得滿身舒暢。吃吃的笑着。道。怪不得你們要弄這個玩意兒。只可惜打過以後。皮膚上就有疤癍。不然我倒也很喜歡他。運佳道。只要身體舒服。皮膚上有些難看。讓他難看便了。況且有衣服遮着。壽官其時就把懷中的鈔票。不出若耶花所料。一併取將出來。交與若耶花。存放自己。祇取了一二百塊錢數目。放

在身畔。那外面珊卿和傲秋兩個早已酒醉飯飽。一同走將進來。商量共坐幾部馬車。若耶花道。我有自己常包的馬車。在此一個人坐。壽少爺自己也有一部。只要車行裏添上一部。轂了珊卿道。此刻已有十一點鐘。我們趁早出去回來吃酒。很好。當時若耶花一個人坐了自己包的馬車。先行壽官關照阿土到一大行內。添了一部皮葉子車。讓傲秋和運佳坐了自己和珊卿坐上阿土的馬車。風馳而去。這年喜神方在東南。若耶花先向自己馬夫說明路。由從跑馬廳雲南路轉到廣東路。一直向東。兜黃浦灘。再從南京路直達靜安寺路。張園入園。暫行息歇。一下回來。到三馬路。仍舊向東南方迎着喜神。馬夫答應把馬鞭子向馬背一摔。那馬頓時輾開四蹄如飛的向前馳去。壽官等兩部馬車在後面緊緊跟隨。兜到黃浦灘大馬路口。馬路上的馬車聯頭。啣尾的漸漸擁擠起來。車中都是些青樓姊妹。夾着些少年尋樂的。

子弟捕房中因馬路上馬車過多易於肇禍凡遇十字路口添派巡捕彈壓有時揚起警棍讓橫路上別的車輛先行走過再放這些馬車過去那若耶花的馬夫每到馬車停頓的時候就回轉身和若耶花喁喁說話有十分密切親熱的樣兒珊卿看在眼中就有些疑心着他壽官却毫不在意只顧和珊卿講些新年內尋樂的念頭又慮黛玉母女回到上海不要再被監束住了不能出來珊卿道我也從來沒聽見做了一個男子漢被妻妾可以管束得住的我家裏頭的金鳳比黛玉還要利害這一次我要到上海也就來了以後黛玉要約束你你可放出些脾氣來要吃要穿儘管可以依他若是不許你出來應酬這是萬萬不能使他作主大凡爲人在世少年時不尋些快活難道等到年紀老了再出來麼我看黛玉的意思因見你沒娶過親儼然自以爲是個正室夫人就放出這手段來天下那有在妓院裏娶來的人就

可算正室的道理。壽官聽了心中暗暗轉念。答不出甚話來。珊卿見壽官不響。再想用話激動幾句。恰好張園已到。五個人一同下車。到安愷第泡茶坐下。隨後坐馬車到園的人紛紛不絕。所有妓女裝束沒一個不是爭奇鬪異。手臂上和頭面上的珍珠鑽石一個個閃閃生光。壽官家資也算不少。究屬眼界尚淺。看得他嘖嘖稱羨。珊卿笑道。此刻他們的裝束已算節省多了。前二十年我尚在十五六歲的時候。見他們到了今天晚上有些名望的幾個頭上插的是珠頭面戴的俱是珠兜臂上的珠鐲金鐲一連串多至七八副。真是臂膊都灣不轉來。下身一例俱穿紅裙。有的竟是灰鼠夾裏那纔真正是好看哩。壽官聽得有些出神。若耶花祇吃了一開茶就催回去。壽官道。坐都沒有坐定。這樣的要緊做甚。若耶花笑道。我們是出來兜喜神方不是專到這裏來吃茶的那做秋和運佳兩個正在看着那些來來往往的妓女甚。

是得意。央告若耶花多坐一刻。若耶花道：「這樣罷。我本來回到了生意上。還要到城裏城隍廟燒香。此刻你們就在這裏多坐一下。讓我去燒香。燒好了香回來。你們吃開檯酒可好。」贊成道：「這樣最妙。」壽官也就沒有說話。讓着若耶花自去。珊卿又想起一件事來。對壽官道：「前日我遇見一個舊時在洋貨號同事的朋友說起近來洋貨生意十分發達。大可做得他自己已有三四千塊本錢。想要湊滿一萬。托我請你也拿出幾千塊錢做個股東。我想你前次川礦礦務公司已白化去了整萬塊錢。此刻再要開設字號。知道一定不願意。況且倘然和你那位夫人商量一定又說乃是騙局。要阻止你。不過我上次跟你到了上海人家都說我發了財。其實一個錢沒有到手。反坐了幾個月牢監。此刻我想問你借四千塊錢。就同這個朋友合夥。我一樣給你利息。賺了錢便把本錢提出來還你。如果你平時有甚用處。」

儘可到號中支取。決不像礦務公司自己一個錢都沒有用。倒把資本折盡。你想可好。壽官暗想。這次雖帶二萬塊錢出來贖田單。去了一半。西門家裏去了三千。剛纔若耶花處。又是一千。現在祇剩六千數目。珊卿若再借去四千。自己只剩一二千塊錢了。如何。穀用因躊躇了好一刻。兒始回答道。我此刻一總有多少洋錢。你知道的。倘然你再拿了四千。叫我自己怎樣。我想這洋貨號遲一兩個月開也不遲。我們回一次鄉。再出來的時候。我就一准借給你四千塊錢。號中真個賺了。你就將本錢還我。虧了一個錢。也不要你還害你。坐了幾個月。的牢監。這錢就算補報了你。消消你的怨氣。你道可好。珊卿見壽官雖然沒有立刻拿出錢來。既已完全答應。將來決不翻悔。又見四圍的茶桌上。男男女女。甚多。覺得不便。多談。因祇點了點頭。不再開口。傲秋和運佳兩個。因已坐得有些厭了。站起來道。我們可回到三馬路去罷。說着。

四個人便出了安愷第。從後面繞至老洋房，並彎到彈子房內，看了一會。這纔坐上馬車，回到三馬路。那知若耶花反沒有回來。珊卿等進得院中，就把剛纔寫好請王伯傑的一張請客票，叫房間裏人發出。少頃相幫回來，說道：「姓王的客人也出去坐馬車了，不在那邊壽官道。可要把檯面擺他起來。」珊卿道：「等若耶花回來了，也不遲。」壽官一時又想起范雲飛來，對珊卿道：「我們此刻祇四個人，即使伯傑來了，也覺太少。你可寫張請客票去請雲飛他來。」大家熱鬧些。兒珊卿道：「你這個人真不識氣，連次請他到了檯面，他總是放出一副冰冷面孔。這種人結交他有甚好處？就是我的。一件案子，央他去講個人情，他反說了我許多壞話。此刻聽說這軍政府要裁撤了，看他還可以使甚威武。傲秋道：「這個人的氣派見了人待理不理，真有些眼高於頂。不比他父親在我們鄉下，勤辦海盜的時候，我去見過數次，倒是很和氣的說。」

着。又。坐。了。好。一。會。兒。不。但。王。伯。傑。沒。來。連。那。若。耶。花。也。杳。無。蹤。影。直。把。個。壽。官。等。得。不。耐。煩。起。來。那。房。間。裏。一。個。中。年。娘。姨。人。人。喚。他。阿。姨。對。着。壽。官。說。道。可。要。擺。檯。面。罷。先。生。進。城。燒。香。大。約。快。回。來。了。傲。秋。和。運。佳。在。妓。院。中。吃。開。檯。酒。尙。是。初。次。都。催。着。壽。官。道。真。個。我。們。都。有。些。肚。子。餓。了。檯。面。快。擺。起。來。罷。并。催。珊。卿。快。寫。局。票。珊。卿。仍。舊。替。壽。官。叫。了。普。慶。里。現。在。的。小。金。黛。玉。自。己。寫。了。個。金。如。玉。替。傲。秋。寫。了。一。個。凌。新。寶。宋。運。佳。沒。有。熟。人。也。要。珊。卿。代。叫。一。個。并。須。要。色。藝。雙。全。珊。卿。笑。道。上。海。妓。院。雖。多。真。要。揀。色。藝。雙。全。的。却。是。很。不。容。易。那。名。喚。阿。姨。的。娘。姨。微。笑。說。道。要。叫。最。時。髦。的。先。生。除。非。同。慶。里。蘇。宜。春。他。是。一。家。報。館。裏。選。出。來。的。梅。花。非。但。相。貌。生。得。真。好。曲。子。也。唱。得。真。是。出。色。但。聽。說。他。驀。生。堂。差。未。必。肯。來。壽。官。道。寫。張。局。票。去。試。試。也。好。珊。卿。一。面。寫。一。面。答。道。他。既。掛。牌。子。做。着。生。意。怕。甚。不。來。說。罷。將。局。票。點。

齊剛要發出。却見王伯傑攜着凌新寶的手。走了進來。壽官和珊卿都起身。讓坐。新寶見了傲秋。問可要去。叫小老二。傲秋道。你沒有帶跟局的來麼。伯傑道。我同他馬車來的。停一會。可要一同去。兜喜神方。傲秋道。我們馬車已坐過了。珊卿對新寶道。黃老也有局票來。叫你的包你。小老二停刻就來。新寶聽了。便到傲秋身傍。坐下。算是轉局。此時靠床粧檯上。已點起守歲的一對龍鳳花燭。檯面上也送上一對點亮的蠟燭。檯來一個。阿姨接了。擺在靠窗桌上。等到上第一道大菜。那相幫仍舊彎着腰。口中呼着元寶的利市話。兒不一時。叫的局漸次到齊。凌新寶家的小老二來了。坐在傲秋背後。獨有蘇宜春和若耶花。却没有到。壽官道。宜春不來。可差相幫去催。那相幫去了。一次回來。答道。蘇宜春因吃醉了酒。今天不能出局。阿姨。阿姨正在上菜。應聲說道。如何。我說蘇宜春。驀生局不肯出來。珊卿道。只也說說罷了。今天是

大年三十日讓過了他不然一定再去叫他或是拿現洋錢去看他再好不來阿姨道既吃了生意飯照規矩是不能這樣子的但不要在心上且請大家用些酒菜壽官等都吃飽了年晚飯傲秋和珊卿連酒性都未退盡怎能再吃得下加着若耶花到城隍廟燒香至今未回所以席上更覺沒有興致壽官心中便有些煩惱起來等到叫來的局一散對阿姨道可把檯面快收了罷城隍廟雖在城內此刻已什麼時候了兩三個城隍廟遠的路也好趕得回來家中有了檯面他安心坐着馬車在外真是豈有此理阿姨見壽官發了脾氣少不得想出許多話來去安慰他那伯傑却要翻檯到新寶家去央着壽官珊卿等同行壽官遂自己向衣架上取下馬褂穿了伯傑領在前面十分高興的踏出房門不料若耶花於這個時候始急匆匆的從外面走了進來伯傑一見了若耶花像有什麼事情想問被凌新寶在衣袖上一

扯忙又縮住。若耶花見衆人要走，重行攔入房內。又見檯面已在收拾，忙向壽官道：「歉並向珊卿等笑道：『請諸位看在壽少爺面上，再坐一下。』」壽官正想發話，珊卿却對着他笑道：「你可曾燒着頭香？恐怕燒香的人已擁擠不開了。」若耶花道：「再也不要說起，因爲年年去得遲了，擁擠不上。今年所以特地早些，又因這裏要擺檯面早去了，可以早回。」誰知一到廟裏，從後轅門進去的，人擠得宛如螞蟻一樣。我同馬夫阿全擠到了九曲橋，再也休想走動。沒奈何，到春風得意樓泡了一碗茶，想等路上略稀些兒。誰知後來愈聚愈多，害我急得真是沒法，叫阿全走在前面，硬擠到星宿殿去，勉強燒了炷香。連大殿上都沒有去，即便趕着回來。經過四馬路上，又遇着好些流氓與那胡調的人，拿金錢砲摔了我一頭。一面說着，背過臉來，衆人見他頭上載的水仙花扣條，那花瓣已零落不全，漆黑的頭髮有幾處沾着黃沙，連衣領裏頭也

有。凌。新。寶。道。近。兩。年。這。個。風。氣。很。壞。任。憑。巡。捕。房。內。派。巡。捕。禁。止。終。是。禁。喝。不。住。真。是。可。惡。說。着。又。湊。在。伯。傑。的。耳。上。叫。他。催。同。檯。面。朋。友。快。去。吃。酒。珊。卿。也。幫。着。張。羅。道。這。裏。檯。面。既。然。收。了。好。在。若。耶。花。已。經。回。來。我。們。翻。檯。過。去。很。好。若。耶。花。又。趕。到。後。房。去。摸。索。一。回。始。行。走。了。出。來。這。纔。坐。着。壽。官。的。馬。車。一。同。到。西。安。坊。凌。新。寶。家。衆。人。雖。然。說。是。吃。酒。其。實。那。裏。再。吃。得。下。無。非。坐。一。坐。應。個。名。色。珊。卿。却。攜。着。凌。新。寶。的。手。走。到。後。房。新。寶。笑。道。珊。先。生。有。甚。事。情。珊。卿。也。笑。道。我。有。一。件。事。要。問。你。千。萬。不。許。瞞。我。新。寶。怔。了。一。怔。道。什。麼。事。兒。珊。卿。道。剛。纔。伯。傑。見。若。耶。花。想。要。講。出。什。麼。話。來。你。把。他。衣。袖。一。扯。就。止。住。了。我。料。伯。傑。一。定。看。見。若。耶。花。什。麼。事。情。請。你。講。給。我。聽。新。寶。向。前。房。望。了。一。望。答。道。剛。纔。我。們。也。到。城。隍。廟。去。燒。香。也。因。路。上。的。人。太。多。和。王。大。少。到。得。意。樓。上。泡。茶。見。那。若。耶。花。和。一。個。馬。車。夫。坐。在。一。起。密。語。談。

心要好。不過所以伯傑幾乎隨口說將出來。珊卿聽了。想着從前若耶花被吳曉雲登在風月報上說他妍識。馬夫托着自己前去更正。莫要就是這個馬夫若講。珊卿平日的作事得了這個消息。一定要言中帶刺。把若耶花收伏。以便打成一氣。可以作弄壽官。此刻却因有了個若耶花正好設法去離間。小金黛玉祇得將這件事暫時擱起。絕不發作。等到前房席散差不多已是天亮。壽官自然和若耶花回三馬路。珊卿傲秋運佳。三個回春申旅館。一到。大年初一。壽官便和伯傑各人開了一個果盤。那傲秋却有小老二的關係。在新寶家裏打了場牌。轉瞬年初五已過。珊卿知道小金黛玉將從蘇州回來。又因開設洋貨字號的事。向壽官重行提起。壽官被逼不過。只得答應下來。珊卿十分得意。正是

欺心慣作空心事
得意須防失意時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社會
小說

海上銷金窟

第十回 強中遇強略展身手 惡上加惡枉費心機

話說宋珊卿因有個朋友要同他合夥開設個洋貨字號，借着這個名目，向壽官定要借四千塊錢。壽官起先因帶出來的款子已經有限，允許回鄉出來，再借珊卿。深恐日後有變，就飾辭洋貨號的房屋已經看定，且須趕着正月半前就要開張。見壽官旅館內尚還存着五六千塊洋錢，不肯爽爽快快地拿將出來，就把從前無論做什麼事都是迴護壽官，甚至自己受累押入軍政府內，不但精神上受了無窮苦楚，就是名譽也完全掃地。以後在社會上服務，還有那一個信任自己，嘮嘮叨叨的一齊抱怨出來，說個不住。壽官聽了如何對答得出，想着珊卿被押在軍政府果是爲着自己纔受這場冤枉。

祇得慨然允許。叫他。把。存在。旅館。中。箱。內的。六。千。塊。錢。取出。四。千。如。了。他的。心。願。珊。卿。見。憑。空。又。得。了。四。千。款。子。自然。歡。喜。不。勝。但。拿。到。了。這。四。千。塊。錢。洋。貨。字。號。雖。是。果。然。要。開。却。並。不。要。他。拿。出。一。文。資。本。另。有。一。人。因。酬。恩。起。見。替。他。拿。出。錢。來。壽。官。的。四。千。塊。祇。好。算。消除。宿。怨。補。償。他。受。牢。監。裏。幾。個。月。的。苦。楚。若。說。珊。卿。平。日。爲。人。只。有。人。家。抱。怨。着。他。那。感。恩。酬。報。的。是。那。一。個。却。原。來。是。王。伯。傑。從。前。的。愛。寵。潘。蓮。花。現。在。跟。同。私。逃。到。上。海。來。的。情。夫。諸。筱。苑。那。諸。筱。苑。本。來。在。東。洋。廠。家。做。收。買。棉。花。生。意。的。借。着。廠。家。爲。名。買。進。賣。出。也。是。一。種。投。機。事。業。但。若。稍。覺。失。敗。一。年。的。虧。耗。也。就。不。少。筱。苑。因。連。年。不。甚。得。手。以。致。手。頭。有。些。竭。蹶。幸。虧。這。一。年。棉。花。又。是。熟。年。那。廠。家。的。花。價。一。日。高。似。一。日。筱。苑。得。了。這。個。機。會。不。消。三。四。個。月。把。從。前。的。虧。折。竟。得。完。全。恢。復。筱。苑。正。在。得。意。潘。蓮。花。和。王。伯。傑。夫。人。吵。鬧。分。居。恰。在。這。個。時。

候。筱苑有的是錢。王伯傑又成日成夜在上海戀着。凌新寶筱苑遂和潘蓮花兩個幽期密約。彼此再也分拆不開。想着從前初次私逃。蓮花一定不肯回家。祇因珊卿不肯依允。纔勉強回到鄉下。第二次若再和筱苑逃走。可與筱苑決不關涉。遂捲了許多衣飾。二人一同逃到上海。伯傑得了這個消息。雖然趕着回去。也曾報官緝捕。無如這種捲逃的案子。一時趕緊不來。伯傑無奈。重行趕到上海。把此事重托珊卿。却又要他不許聲揚出來。彼時珊卿同金鳳正在第二次回鄉的時候。就將這件事攔了起來。及至同到鄉下。住不到三四天。又被壽官一同約到上海。那壽官又被黛玉逼着入了醫院。珊卿一個人在旅館中。沒有傍的事情。好做就專爲王伯傑偵探起這件事。第一步先到跑馬廳風月報館裏去尋訪吳曉雲。誰知吳曉雲因爲敲一家妓院裏的竹槓。將污穢淫褻的字句載在報上。被公堂將他提去判押了一個

月。永。遠。逐。出。租。界。報。館。也。立。時。封。掉。現。在。那。張。報。紙。已。換。了。一。個。人。接。辦。所。以。加。了。一。個。新。字。祇。有。報。館。內。的。那。個。茶。房。未。曾。掉。換。將。前。事。告。訴。了。珊。卿。又。告。訴。曉。雲。的。住。處。現。在。西。門。城。外。珊。卿。遂。尋。到。他。的。家。內。見。吳。曉。雲。烟。容。滿。面。頭。上。的。短。髮。長。得。有。三。四。寸。長。此。時。已。在。嚴。寒。天。氣。身。上。尙。穿。一。件。厚。呢。夾。袍。腰。間。祇。束。了。一。根。布。帶。外。面。馬。褂。都。沒。有。穿。見。珊。卿。問。着。諸。筱。苑。近。來。的。消。息。祇。把。筱。苑。生。意。得。意。的。事。說。知。蓮。花。此。次。重。復。同。逃。連。曉。雲。也。都。並。沒。曉。得。但。因。屢。次。問。筱。苑。借。錢。使。用。筱。苑。住。的。房。屋。却。還。知。道。當。下。告。知。珊。卿。臨。了。兒。要。向。珊。卿。借。兩。塊。洋。錢。珊。卿。平。日。雖。甚。慳。吝。此。刻。也。祇。得。借。給。與。他。當。卽。別。了。曉。雲。尋。到。筱。苑。那。邊。果。然。比。從。前。在。德。人。里。相。見。之。時。氣。概。大。不。相。同。珊。卿。遂。談。起。潘。蓮。花。的。事。來。筱。苑。也。知。道。這。一。件。事。必。須。珊。卿。在。中。間。幹。旋。恰。好。有。個。朋。友。約。着。筱。苑。要。開。洋。貨。字。號。已。有。成。議。就。對。珊。卿。說。

道。祇。要。你。有。本。領。使。伯。傑。一。方。面。不。來。追。究。情。願。將。潘。蓮。花。在。鄉。下。帶。出。來。的。三。四。千。金。衣。飾。折。了。時。價。完。全。送。給。你。作。爲。開。洋。貨。號。的。股。本。珊。鄉。想。這。種。送。上。門。的。禮。物。那。有。不。收。受。之。理。自。然。滿。口。應。許。却。又。想。到。壽。官。身。上。就。拿。着。開。洋。貨。號。爲。名。用。金。鐘。罩。去。罩。他。居。然。又。到。手。四。千。塊。錢。及。至。伯。傑。催。問。蓮。花。的。事。珊。卿。一。味。游。移。說。蓮。花。現。在。已。跟。人。出。外。並。不。在。上。海。居。住。伯。傑。這。個。時。候。正。有。一。個。凌。新。寶。早。晚。纏。着。又。拼。命。的。出。外。賭。錢。想。要。翻。本。便。將。這。事。延。擱。下。來。這。一。日。珊。卿。從。珠。妹。妹。那。裏。回。到。旅。館。忽。見。一。個。茶。房。送。上。一。封。信。來。說。送。信。人。在。下。面。等。着。回。音。珊。卿。接。信。一。看。是。大。雄。旅。館。范。雲。飛。送。來。的。知。道。是。來。索。軍。政。府。擔。保。的。正。百。塊。錢。心。想。軍。政。府。已。於。去。年。年。底。裁。撤。他。還。依。然。不。肯。放。鬆。叫。我。平。白。地。拿。出。這。項。款。子。可。是。讓。姓。范。的。一。人。受。用。但。不。曉。得。他。信。中。怎。樣。寫。法。看。明。了。方。好。覆。他。自。言。自。語。的。將。信。隨。

手拆開見信上寫着因軍政府裁撤之時催取此項款子已由雲飛代爲墊出所以今日專函領取望卽交下珊卿平日祇會騙取傍人的錢掄到要自己拿出錢來那裏願意但又顧忌着范雲飛不是常人可比恐怕逃不過他仍舊要拿將出來只得勉強對茶房道你去與送信的人說叫他回覆東家我連日心緒不甯又在新年時候且等過了幾日一定親自到大雄旅館來茶房依言回覆去訖珊卿一個人橫在床上轉念若要還不還雲飛這五百塊錢一時實是想不出甚主意祇好暫行擱下再說過了一日聽得小金黛玉已經從蘇州回來特地起個絕早趕到寶昌路新新醫院要想與壽官會面設法將黛玉離間開來讓壽官沒人約束可以拿出錢來庶幾自己已在上海一切的也霍揮好有個着落誰知到了新新醫院壽官已於上兩日被小金黛玉將他遷了回去據醫院中侍者說起彷彿黛玉已探聽出壽官仍與珊

卿等一班朋友。整日整夜。混在妓院裏頭。所以現在請這醫院裏的醫生。每天帶了藥水。到西門公館裏去。珊卿聽了。暗想小金黛玉約束壽官。不料竟如此利害。自己以後在上海的希望。恐怕要斷送盡絕。因將黛玉懷恨。到十分十二分。後來轉念一想。現在壽官既和若耶花打得火熱。祇有和若耶花結成一路。先將壽官和黛玉兩個的感情。離開去。纔是正理。却恨自己。今天起身太早。偷到三馬路去找若耶花。不甚方便。遂找了一家小茶館。泡一碗茶。又吃了一些點心。耐着心一個人。等到十點鐘。後纔一步慢一步的。到三馬路。誰知若耶花房間裏的人。尙還一個都沒有起來。那客堂中的相幫。放開喉嚨。喊了幾聲。纔喊起一個老娘姨。開了房門。珊卿一眼望到大床上。去帳子。並未放下。床上的幾條被頭。仍舊疊在一起。不見若耶花的蹤跡。就知道他昨夜並不睡在床上。卽問那開門的娘姨道。先生呢。那老娘姨。囁囁。

嚙嚙答道。先生。每天。要飯。後纔。到。生意。來。哩。珊卿。正要。問。每天。睡。在那。裏。那。名。喚。阿。姨。的。娘。姨。已。在。後。房。驚。醒。聽。是。珊。卿。聲。音。起。房。應。聲。說。道。三。先。生。請。到。裏。面。來。珊。卿。踏。進。後。面。庭。子。間。內。見。阿。姨。披。了。外。衣。已。坐。起。在。睡。的。那。張。炕。榻。上。邊。瞧。着。珊。卿。入。內。微。笑。問。道。三。先。生。爲。何。起。身。得。這。樣。的。早。可。是。找。我。們。先。生。有。甚。事。情。珊。卿。把。頭。一。點。道。正。是。我。要。找。他。說。話。先。生。可。是。在。小。公。館。內。還。沒。有。來。阿。姨。笑。道。三。先。生。是。很。明。白。的。我。們。先。生。吃。虧。就。是。每。晚。不。睡。在。生。意。上。近。來。又。喜。歡。吸。幾。口。煙。此。刻。外。面。的。聲。名。不。甚。好。聽。珊。卿。道。你。們。先。生。同。那。一。個。客。人。借。小。公。館。阿。姨。笑。道。客。人。自。然。終。有。一。個。客。人。珊。卿。也。笑。道。恐。怕。不。是。客。人。是。馬。大。人。罷。阿。姨。道。三。生。你。這。個。人。真。是。再。要。刁。鑽。沒。有。這。種。話。請。你。不。說。也。罷。此。刻。時。候。還。早。銅。床。空。着。可。要。去。睡。一。下。兒。停。刻。就。在。這。裏。用。飯。大。約。先。生。遲。到。兩。三。點。鐘。也。要。來。了。珊。卿。本。因。起。得。太。

早眞覺有些倦意。就退出亭子。房間重至大房間內。向大床上一橫。不多一刻。竟卽呼呼睡去。等到睡足醒來。見若耶花已在臨窗的桌上梳妝。連忙一咕碌坐起來。道：「現在已什麼時候了？我怎的這樣好睡？」若耶花笑道：「想必連晚辛苦了些。」珊卿道：「你要說我請你。先管管自己罷。」說着。房間裏人已端進洗臉水來。珊卿洗好了臉。又喝了一口茶。就坐到靠窗那張桌子邊來看。若耶花梳頭。若耶花道：「點幾樣菜用中飯罷。」珊卿把眉心一縐道：「這兩天胃口不靈。還是替我去叫一碗鹽菜蝦仁麵來。」若耶花道：「你不要客氣。替着我們省錢。」珊卿道：「我不會客氣的。你自己可曾用飯？」若耶花笑着不答。珊卿道：「可是在公館裏吃了來的？」若耶花點了點頭。不一時。珊卿吃了叫來的麵。若耶花的頭也梳好了。要到後房更衣。珊卿跟着進去。若耶花道：「這幾日可曾見過壽少爺？」珊卿道：「今天一早到新新醫院。據說兩天前被黛玉將他逼回。」

去了。若耶花道：我前天不是也走了。一個空淪麼？黛玉管束得這樣利害，不必說他。却想不到壽少爺這樣一個人，竟會伏伏貼貼受他，真是怪事。珊卿道：我就爲這事來和你商議，你也是個老手，難道竟敵不過黛玉？可想個法子出來，只要將壽官和黛玉離間開了，慢慢再尋黛玉的是非，或造些黛玉不正當的證據，索性讓壽官和他分拆開來，那就隨着我們的調遣了。若耶花聽罷，躊躇了好一會，纔回答道：除非另外借好一所房子，讓我把壽少爺盤住了他，使他心思漸漸向我過了一兩個月，你就送個信給黛玉，等他找上門來，我和他翻轉臉來，鬧個決裂，萬一壽少爺真個幫着我們，一面怕他不同壽少爺分拆開來，此刻第一要緊的是房子，你得了，便可把他引來會我一面。我自有的手段，但是我珊卿道：你什麼？若耶花道：但是我也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也須答應着。我珊卿道：我們兩個人既走在一條路上，你

的事與我的事無異講出來總可以答應得你若耶花要想開口又忍住了不肯便說卻把雙眼釘定在珊卿臉上盈盈的好像要笑將出來珊卿猜不出是什麼意思連連催道這有什麼說不出的若耶花又扭捏了好一會把珊卿的右手向自己的小腹上一按珊卿覺得他高隆隆的似已有了三四個月身孕縮手問道你可是有了孕了是那個和你下的種兒若耶花面上。一紅道三先生認識我也有五四年了總是算我們的老客人諒來不取笑。我所以今天特將這一件事與你商議我此刻已有了三個多月的孕你想過了端午節再好做生意麼我雖然會積幾個錢也是看得見的倘然歇一節夏一定就難以支持幸虧鬼使神差在醫院裏遇見了壽少爺我想就拿肚子裏這一塊肉說是壽少爺的只要他相信了我說起來還是肚子的爭氣任憑黛玉再要凶些祇恐也凶不過我珊卿微笑道這樣說來祇是被你

一個人太佔便宜了。若耶花道：我也沒有什麼便宜，不便宜以後壽少爺。若然給我什麼東西，我們終歸二一添作五。可好，珊卿聽若耶花說到此句，以後利益均沾，也就不講別話，祇說：你將房子借好之後，包管我有法子讓壽官來鑽。你這個圈兒言時見若耶花露着十分柔媚的情態，就與他肆意笑謔了一番。直到有人來叫堂，差珊卿始站起身來，讓若耶花換好衣服，一同走出院子。若耶花自去應局，珊卿一個人走回春申旅館，賬房姚子鴻在信插內取出一封信來，珊卿接過一看，見信封下面的書柬，圖書是有禮大律師事務所寄來的，急忙拆開看時，原來范雲飛因不給他擔保的五百塊錢，屢索延約，故請律師寫信催討，信上并寫明如三日內再不歸還，即向公堂提起訴訟。珊卿這纔知道雲飛果然利害。這五百塊錢圖賴不成，到了次日就在壽官給他的四千塊內，拿出五百知道飯後兩三點鐘，雲飛一定在大

雄。旅。館。遂。一。個。人。親。到。大。雄。旅。館。由。茶。房。領。到。雲。飛。的。一。間。辦。事。間。內。雲。飛。正。在。寫。字。檯。上。寫。甚。東。西。彷彿。看。見。珊。卿。進。來。却。偏。置。之。不。睬。珊。卿。覺。得。很。沒。意。思。祇。好。坐。了。下。來。足。足。等。了。半。點。多。鐘。雲。飛。方。纔。把。東。西。寫。完。站。起。身。來。珊。卿。想。要。上。前。招。呼。祇。見。雲。飛。先。開。言。道。珊。卿。兄。你。可。是。爲。擔。保。的。五。百。塊。錢。今。日。特。地。蒙。枉。駕。麼。兄。弟。向。來。並。不。預。聞。閒。事。因。尊。寵。天。天。到。清。和。坊。來。央。我。前。去。說。情。甚。至。向。我。下。跪。我。們。總。算。相。識。一。場。你。尊。寵。又。說。一。時。拿。不。出。這。宗。款。子。所。以。兄。弟。纔。擔。了。個。肩。將。老。兄。釋。放。出。來。誰。知。老。兄。出。來。之。後。立。卽。回。鄉。將。這。件。事。置。之。腦。後。我。一。共。寫。了。三。封。信。差。車。夫。送。給。與。你。你。總。是。一。味。遊。約。以。致。延。宕。到。今。你。須。知。道。軍。政。府。在。裁。撤。的。時。候。與。你。擔。保。的。錢。倘。然。不。信。我。墊。這。件。事。就。能。覈。了。結。麼。你。若。是。真。沒。有。錢。或。者。軍。政。府。的。案。子。乃。是。完。全。冤。枉。老。實。說。我。既。然。替。你。墊。去。決。不。問。你。討。取。你。自。己。要。

心上明白。珊卿冷不防找到雲飛先落了一個不睬。此刻又被奚落一場。語語都抉着自己的心病。不由不臉上漲得七紅八紫。心中雖將雲飛懷恨到十二分。却又不敢發作。祇得快快的向身邊取出鈔票授與他道。這是五百塊錢。請你點上一點。去年擔保的事。自然感激萬分。但是早曉得軍政府就要裁撒倒。可以省你一番手續。雲飛冷笑道。如此說來。倒是兄弟的多事了。不過你可曾打聽那軍政府裁撒的時侯。押所內犯罪的人。送到檢察廳。模範監獄。共有六十七個人。否則不是要六十八個人了。麼。珊卿聽了。再也容身不住。剛要站起來告退。見雲飛指着桌上的鈔票道。這件事我已托了有禮律師款子。我未便收受。請你交到律師事務所去。不過我的爲人向來不怕招怨。你以後的所作所爲。還須留意一些。倘然再鬧出亂子來。恐怕沒有第二個人再願和老兄擔保了。珊卿見雲飛不肯收錢。定要交與律師。沒奈

何祇得把鈔票取回抬身告別雲飛也不相送讓他自去時因新年未過沒有傍的應酬一到傍晚就命阿福拉着車子自回戈登路公館過了一日那有禮律師果然將宋珊卿的五百塊錢送來雲飛這日覺得興致蕭索就一個人找到清和坊華英院中祇見華英的妹子瑞英在那裏溫習曲子看見雲飛進來將身傍空的那張椅子拍了一拍請他坐下華英却還沒有到生意上來原來華英瑞英姊妹乃是一母所生華英的母親祇生他們兩個女兒雖然設了一個妓院沒法操這賣笑生涯他母女却融融洩洩完全沒有沾染妓院中的習氣華英做了幾年生意結識幾戶熟客祇有雲飛合意但雲飛生性孤介在初出來應酬的時候也曾飽經過幾次情海波瀾現在遇到了一個華英心中雖愛到十二分却祇以朋友之情相待那華英因雲飛不當他做妓女看待遂也把兒女私情收拾起來心坎中愈形欽佩遇到那

月。白。風。清。酒。闌。燈。炮。的。時。候。他。兩。人。雖。也。深。情。繾。綣。却。沒。有。作。個。同。夢。鴛。鴦。華。英。又。自。念。本。是。好。人。家。兒。女。一。意。要。跟。隨。雲。飛。屢。次。在。雲。飛。前。露。過。口。風。雲。飛。雖。不。曾。立。時。允。許。却。也。從。來。沒。有。拒。却。華。英。想。倘。然。儘。在。這。生。意。上。混。過。日。子。未。免。被。雲。飛。看。輕。所。以。一。過。了。去。年。年。底。就。住。在。他。娘。借。的。房。子。內。每。天。必。須。到。了。下。午。五。點。餘。鐘。纔。到。院。子。內。來。房。中。如。有。應。酬。幫。着。妹。子。瑞。英。略。爲。照。料。至。於。自。己。那。塊。華。英。的。牌。子。雖。還。不。曾。除。掉。有。人。來。叫。堂。差。都。叫。瑞。英。去。代。惟。遇。雲。飛。有。甚。應。酬。纔。跟。着。瑞。英。同。去。此。刻。雲。飛。等。瑞。英。理。好。曲。子。挽。了。瑞。英。的。手。坐。到。坑。榻。上。來。瑞。英。笑。道。姊。夫。可。要。叫。廚。房。裏。備。幾。樣。菜。先。吃。些。酒。姊。姊。想。必。就。要。來。了。雲。飛。常。日。慣。例。遇。到。空。閒。的。時。候。就。在。華。英。處。晚。飯。好。在。他。是。一。個。住。家。自。己。設。有。廚。房。要。什。麼。菜。甚。是。便。當。因。就。點。了。兩。樣。下。酒。之。物。跟。局。老。三。端。過。一。張。方。机。叫。瑞。英。打。橫。相。陪。雲。飛。一。壺。酒。

還。沒。有。完。聽。得。蕭。蕭。瑟。瑟。漫。天。落。起。雨。來。瑞。英。道。阿。呀。下。雨。了。姊。姊。不。能。穀。來。可。要。拿。車。子。去。接。雲。飛。阻。住。道。我。沒。有。什。麼。事。情。不。過。和。你。姊。姊。談。談。這。樣。下。雨。的。天。叫。他。趕。出。來。做。甚。口。中。雖。如。此。說。心。上。却。未。免。有。些。索。然。寡。歡。就。橫。一。杯。豎。一。杯。的。吸。了。兩。足。壺。酒。足。有。兩。斤。左。右。瑞。英。見。他。還。說。要。添。發。起。極。來。道。姊。姊。關。照。過。的。姊。夫。不。許。多。吸。祇。能。兩。壺。爲。止。如。果。一。定。要。添。讓。我。去。叫。了。姊。姊。來。再。說。瑞。英。的。娘。和。老。三。也。上。來。勸。阻。雲。飛。道。我。這。兩。日。身。子。很。覺。爽。快。讓。我。多。吃。一。壺。包。管。沒。事。瑞。英。的。娘。道。我。也。曉。得。添。一。壺。還。不。要。緊。但。可。記。得。去。年。常。常。胃。痛。醫。生。說。你。第。一。須。要。戒。酒。倘。然。華。英。在。此。恐。怕。兩。壺。還。不。肯。允。你。說。着。笑。了。一。笑。竟。叫。老。娘。姨。將。酒。壺。收。掉。又。令。老。三。盛。上。飯。來。雲。飛。無。奈。用。了。碗。飯。耳。聽。得。簷。溜。淙。淙。雨。勢。依。然。沒。有。停。止。當。下。站。起。身。來。像。要。回。去。的。樣。兒。親。向。衣。架。上。取。下。大。衣。瑞。英。上。前。將。鈕。扣。代。爲。鈕。

好。隨。口。說。道。雨。還。沒。有。停。止。請。坐。一。下。回。去。不。遲。老。三。見。了。急。忙。走。至。靠。窗。高。聲。向。下。面。喊。車。夫。阿。福。點。燈。雲。飛。道。阿。福。病。着。有。兩。日。了。今。天。我。沒。有。坐。車。子。出。來。瑞。英。的。娘。一。聽。重。又。奔。進。來。道。范。大。少。既。然。自。己。的。車。子。沒。坐。出。來。不。但。此。刻。雨。大。回。公。館。路。又。甚。遠。爲。什。麼。趕。着。要。去。明。天。華。英。曉。得。一。定。要。怪。我。回。頭。對。瑞。英。道。你。陪。姊。夫。隨。便。談。談。解。解。他。寂。寞。罷。決。定。休。要。放。他。回。去。瑞。英。聽。了。遂。笑。微。微。坐。入。雲。飛。懷。中。想。出。這。樣。來。問。一。句。又。想。出。那。樣。來。問。一。句。居。然。兜。搭。了。好。一。會。雲。飛。見。他。一。張。小。圓。粉。臉。因。陪。着。自。己。吸。了。兩。小。杯。酒。有。些。紅。暈。上。來。真。是。嬌。滴。滴。的。越。顯。紅。白。愈。覺。嬌。憨。可。愛。直。到。有。人。來。叫。他。堂。差。方。纔。把。話。剪。住。雲。飛。輕。輕。揭。起。窗。帘。望。着。黑。魘。魘。的。天。上。見。雨。已。止。點。黑。雲。中。漏。出。幾。顆。明。星。這。纔。站。起。身。來。一。定。要。去。瑞。英。的。娘。命。相。幫。叫。了。一。部。街。車。等。在。門。口。親。自。送。到。梯。邊。雲。飛。出。了。院。子。上。車。命。車。夫。到。

靜安寺路。此時將近夜半。又是雨後。馬路上人聲寂靜。看前面一部車子。沒有回轉頭來。一望却有一部車子。跟在後面。坐在車上的人。穿着短衣。像是一個人。樣兒離着自己車子。約有二十幾步。並不放在心上。却因覺寒風。叫峭。砭人肌骨。把皮大衣的領頭。豎了起來。走到戈登路轉角。順便側過頭來。見後面的那輛車子。緊緊跟着。過了戈登路的捕房。這地方越僻靜了。加着地上的雨。還沒有乾。路上的泥。瀟得十分難走。那車夫一步一步向前。拖着。離開自己公館。不到十幾家。門面聽得後面似有人腳聲。接近正要回身。察看左肩上。早被人用力一把。很命想要拖翻下車。雲飛陡吃一驚。心知有異。霍的急從車子上跳下身來。車子一輕。那拉車的車夫。早往前直撲出去。雲飛脚跟尚未立定。祇見那人對准自己。當胸就是一拳。雲飛到了這個時候。不敢大意。疾忙運足臂力。作個順手撈魚的解數。接住那人這手。往前竭力。

一拖。但見那人幌了一幌身子。一彎。竟在紮腿布內。取出一根鐵尺。拚命的。向雲飛頭上。便擊。雲飛想把身子側開。誰知來勢十分迅速。知已躲避不及。遂將左手。往上一格。趁勢飛起。左腿向那人踢了個正着。這纔背朝天。面着地的。跌了一交。雲飛趕上前。用左手。叉住這人後頸。又用右腿。將他背脊。磕住。把右手。奪了他手內鐵尺。在他背上。連擊三下。擊得這人再也掙紮不起。那跌在地上的車夫。此時已扒了起來。站在一邊發呆。等到雲飛將此人擊倒。他也走過前來。對着雲飛。顫聲說道。先生先生。請留意些。莫要打死這廝。雲飛始將那人。夾領窩的一把。拖了起來。又在他身畔。及衣服內。搜了一遍。見沒有旁的凶器。就將他扭到自己門口。把電鈴。按了幾按。老家人張福出來開門。見主人扭住這人。直往內走。不知何事。那街車夫。拖着空車。只得在門口。停住。雲飛並不作聲。祇將那人扭進左首一間會客間內。開了電燈。又

把電鈴掀響纔把手一鬆讓這人站了起來不一時那上房的金媽并抱病的車夫阿福一齊入內雲飛將鐵尺摔在門外又將大衣脫下見左臂衣袖上已有裂縫幸虧衣服穿得甚厚受了一鐵尺沒有着傷坐定了略喘一會對阿福道你到外面將街車夫叫他進來說着始對這人細細一看彷彿就是剛纔跟坐在背後車子的那一個人生就五短身材倒也腰圓背厚頭上戴一頂外國呢軟帽一張圓臉看他約有三十多歲年紀却於滿臉黑氣之中露出十分惡相雲飛向他高聲說道我自問生平作事從沒有結怨於人我與你素不相識如何平白地來暗算着我不是我有些膂力照你剛纔那一鐵尺豈不把性命斷送你手你倒底姓甚名誰和我有甚過不過去何妨快向我儘管直說那人聽了祇將雙眼照准了雲飛望了一望把頭垂了下去默然的一聲不答雲飛停了片嚮又問他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今晚的

事。你。必。定。有。人。指。使。快。快。說。將。出。來。我。決。不。來。難。爲。你。就。是。倘。然。你。一。百。個。不。肯。回。答。這。是。你。自。尋。死。路。祇。好。送。你。到。巡。捕。房。去。此。時。阿。福。早。將。街。車。夫。領。了。進。來。雲。飛。就。向。着。車。夫。一。指。道。這。車。夫。和。被。我。在。你。手。中。奪。下。的。鐵。尺。就。是。你。犯。罪。的。鐵。據。到。了。那。個。時。候。不。說。也。要。你。說。恐。怕。你。這。個。罪。案。犯。得。也。不。小。了。雲。飛。的。夫。人。本。已。安。睡。被。金。媽。告。訴。了。少。爺。幾。乎。被。人。暗。算。也。從。樓。上。奔。將。來。見。這。人。仍。是。垂。頭。不。嚮。對。雲。飛。道。這。種。人。那。裏。還。有。什。麼。情。理。同。他。好。講。可。叫。飯。司。務。起。來。同。着。阿。福。送。他。到。捕。房。裏。去。罷。阿。福。也。對。着。這。人。怒。目。道。可。曾。聽。見。你。不。要。不。識。人。我。們。少。爺。說。祇。要。你。說。出。指。使。的。人。決。不。來。難。爲。於。你。你。怎。的。還。不。說。呢。那。拉。街。車。的。車。夫。也。催。着。這。人。快。說。這。人。到。了。這。個。時。候。始。對。着。衆。人。望。了。一。望。暗。想。今。晚。的。事。倘。然。送。到。捕。房。罪。名。眞。是。擔。當。不。起。不。如。實。說。出。來。自。己。肩。上。還。可。輕。些。纔。對。雲。飛。吞。吞。吐。吐。的。

道。今晚這事委實一個姓宋的叫我大膽幹的雲飛愕然道那一個姓宋的這人道宋珊卿三先生雲飛呆了一呆道他也犯不着和我結到這樣的冤家你叫什麼名字肯替他趕這種萬惡事兒想必你與姓宋的很有交情你可將這件事怎樣跟到戈登路來說個明白這人道我姓陸名叫阿鶴三先生同鄉去年三先生爲了壽少爺的事一同被軍政府捉去後來將近年底三先生放出來了我也放出來了我身傍又沒有一個錢三先生替我借了一家小客棧終算每天一宿三餐有了着落後來我要回鄉三先生却不准我回去說有件事要托我就是要把你先生暗中的痛毆一頓洩他胸中的怨氣雲飛道這就你應該問他和我含着什麼冤氣一定要來暗算我呢陸阿鶴道他說先生和軍政府內很有交情第一不肯替他去講一個順風人情第二是敲了他五百塊錢的竹槓還有他最氣不伏的是在壽官面前

屢次講他壞話。還有阿鶴講到這裏，望着雲飛不說下去。雲飛道：「有話你儘管直說。」阿鶴始道：「還有他上海新娶的那位夫人，曾向先生跪着請到軍政府去懇情的時候，說你乘人之危，捏了他夫人一把，手心有意調戲，所以一定要叫我報復這仇。」雲飛回頭向着他夫人道：「這是那裏說起他那位妓院娶的夫人，又小又矮，向我跪着，連手都沒有挽他，一挽無端誣我這種不要臉的事情，真是奇怪極了。」又問阿鶴：「你如何肯答應他幹今晚這事？又如何認識得我阿鶴？」道：「因他給了我五十塊錢，又叫我在他二馬路曲江里新開的洋貨店做出店，我纔應許他的。」若說認識先生，乃是每天領我到清和坊先生今晚出來的所在。屢次指點過我，雲飛聽了一個仔細，自己著實躊躇了一下，在身邊取出一塊洋錢，給了那街車夫，叫他出去，却將那車子的號碼記了下來。對阿鶴道：「今晚留你在這裏暫住一晚，明天我帶你去找宋。」

珊。卿。你。須。做。個。對。證。那。時。我。一。准。放。你。說。着。命。阿。福。將。飯。司。務。叫。了。起。來。就。把。阿。鶴。暫。行。叫。飯。司。務。同。睡。一。夜。並。令。阿。福。也。同。住。在。一。個。房。內。留。心。看。管。這。纔。同。他。夫。人。回。到。上。房。將。這。件。事。談。論。了。一。番。收。拾。安。睡。次。日。到。十。點。鐘。時。候。命。阿。福。僱。一。部。轎。式。馬。車。竟。和。阿。鶴。同。坐。一。車。阿。福。本。來。沒。甚。大。病。尙。可。支。持。跟。着。雲。飛。坐。在。馬。車。背。後。一。直。先。到。春。申。旅。館。途。中。雲。飛。將。阿。鶴。正。顏。厲。色。的。戒。了。一。番。豈。知。到。得。春。申。旅。館。却。走。了。一。個。空。雲。飛。祇。得。帶。了。阿。鶴。在。伯。傑。的。房。內。等。候。原。來。珊。卿。於。上。一。天。串。通。小。金。黛。玉。的。養。母。阿。娥。使。他。去。請。壽。官。到。生。意。上。來。推。說。本。家。生。日。房。中。空。着。定。要。吃。一。樽。酒。裝。個。場。面。好。讓。若。耶。花。來。將。壽。官。領。到。新。借。的。房。子。裏。去。壽。官。聽。了。不。置。可。否。黛。玉。却。取。出。三。十。塊。錢。來。叫。阿。娥。去。請。珊。先。生。和。羅。震。武。代。作。主。人。代。替。請。客。無。論。如。何。壽。官。因。爲。戒。烟。將。要。戒。盡。一。定。不。准。出。外。應。酬。阿。娥。見。黛。玉。斬。釘。截。

鐵一些說不上去。假意將黛玉給的三十塊錢推了一推，落得收受辭了。壽官回到自己院內，將這番說話說了一遍，却把三十塊錢暫時藏起。珊卿甚是痛恨黛玉，當夜又心生一計，想到壽官娶黛玉的時候，因為不敷錢用，曾替他作中借錢。當時有兩張白契已簽了字，契上沒有寫明數目。現在看這光景，要想依靠壽官有些捏不隱了一不做二不休。這兩張契現在箱子裏頭，何不取將出來，找個朋友穿上一個面子，每張寫他一萬八千，以後就算斷了這一條路，也就值得故此。雲飛和阿鶴到春申旅館候他，等了好久，他却在外面，正同朋友佈置。這事佈置好了，始興匆匆的進來，一見雲飛阿鶴，兩人不禁大驚失色。正是。

世事昏沈似雲霧。

人心險毒勝豺狼。

要知雲飛見了珊卿，將阿鶴這一件事，怎樣發落。珊卿所填壽官從前簽字。

的白契曾否發生意外。須看第三集銷金窟第一回中分解。

海上銷金窟 第十回

